

正誼堂文集

附續集

二



正文堂文集

附續集

(二)

張伯行撰

正誼堂文集卷之七

序一

立德部總序

古稱不朽者三。首曰立德。而功與言次之。蓋人自形生神發以來。得天地之氣以爲體。得天地之理以爲性。而吾心之明德具焉。第氣不能無拘。物不能無蔽。由是格物窮理。返躬實踐。其德乃全於我。而無所虧。是德也。先乎天地而存。不與形氣俱盡。嗚呼。至矣。弗可及已。以予觀洙泗閒。吾夫子以盛德之至。集羣聖之大成。一時親炙若顏。曾。私淑若思。孟。均所稱見而知之者也。自漢迄唐。其閒非無一二厚自濯磨。擔當世道之士。而不醇不備。識者不無遺憾。宋興而濂溪周子出。發太極之奧。得不傳之緒於遺文。嗣是而伯子。叔子。橫渠。力肩斯道。闡明絕學。至朱子而復集其大成。是數君子之立德。幾與孔孟並。外此而程氏之門。若龜山。和靖。上蔡。再傳三傳。而有豫章。延平。與朱子相師友者。若張南軒。黃勉齋。陳克齋。皆直接程朱之統。而元之許。明之薛。胡。聞風繼起。皆踐履篤實。而醇乎其醇。其於立德之科。均可以不愧者也。予因哀集前後諸刻。凡數十家。分立德。立功。立言。並氣節。爲四部。茲部彙編立德。以五君子立之宗。其他皆可從此統焉。雖然。德非諸君子所獨有也。諸君子能與日月爭光。後之人豈宜與草木同腐。誠能不自廢棄。謂

聖人可學而至。將見德自我立而充實光輝。焜燿天壤。與諸君子後先接迹矣。昔敬軒少時。聞其父稱某。某爲大儒。卽識之於心。謂彼亦人耳。以人學人。必無不可至之理。故卒能剴勵樹立。而河津之德。與濂洛關閩俱傳。後之讀是編者。亦可奮然興起也夫。

立功部總序

聖人之道。蘊之爲德行。行之爲事業。是故溫恭允塞。而百揆敘焉。四門賓焉。祗台德先。而九山刊焉。三墳則焉。此古之人立身行道次第始卒之常也。今乃欲歧德與功而二之。得毋與古之體立用行者相縣遠甚乎。然朱子嘗謂。人之所稟不同。而其所遭亦異。故得於身者。或無以驗其事。成於終者。或無以考其初。由是觀之。三代而下。道德事功。亦有未可強齊者矣。然閒氣所鍾。未嘗代無其人。歷觀史冊。於漢得諸葛武侯。於唐得陸宣公。於宋得韓魏公。范文正公。及司馬溫公之數君子者。宰世馭物。取諸其懷而裕如。彼於本原之地。豈漫無蘊蓄而能然哉。武侯教子書謂。澹泊明志。寧靜致遠。朱子稱爲義利之大分。武侯知之。宣公奏議剴切。凡所論諫。無非仁義微旨。魏公之言曰。始學行己。當如金玉。不受微塵之汙。及其成德。有所容受。亦爲無害。此其醞釀深厚可知矣。文正公本先憂後樂之心。以天下爲己任。迹其讀書長白山。及處南都學舍。日惟晝粥斷齋。未嘗一解衣就枕。其成就於動心忍性者爲何如。溫公孝友忠信。恭儉正直。平生所爲。未嘗不可對人言。田夫野老。婦人孺子。無不知有司馬公實者。嗚呼。武侯未能滅魏興漢。宣公則見逐於裴延齡。韓范與溫公雖嘗見用。而未罄其學。而後世望之如泰山北斗者。爲其心純學正。非

後世苟且功名，隨運會爲轉移者，所可企也。數君子之功業，卽數君子之文章，豈如文藝之士，審節顧步，以求筆墨之必工哉！然文之傳以其人，故數君子雖片紙隻字，皆當愛惜，爰編立功部於立德之次，取其遺文之未泯者，彙訂成集，而敘其意以弁諸簡端云。

立言部總序

程子曰：德盛者言傳，文盛者言亦傳。夫六經、四書，德盛之言也。繼此而先儒遺書猶庶幾焉，所謂文盛言亦傳者，意惟唐、宋八家其人乎？溯自孔門設教，分爲四科，羣弟子學焉，而各得其性之所近。至後世源遠而流益分，豪傑之士期有所立，以不朽於世者，其趨每下，而文章一道亦可以觀世變矣。綜而論之，六經治世之文，文之本也；國語、衰世之文也；戰國策，亂世之文也；秦亦有文，但可略耳。漢之文，賈誼、董仲舒、劉向、爲盛；東漢之文，弱；三國之文，促；六朝之文，淫哇靡麗，亂雜而無章，立言之士蓋寥寥焉。至唐有韓退之、柳子厚，宋有歐陽永叔、曾子固、王介甫、蘇氏父子，數百年間，文章蔚興，彬彬乎可以追西漢之盛。後之論者，因推以爲大家之文，儻所謂立言而能不朽者耶？夫立言之士，自成一家人爲難，其得稱爲大家者尤難。巧言麗詞，以爲工者，非大家也；鉤章棘句，以爲奧者，非大家也；取青配白，駢四儷六，以爲華者，非大家也。繁稱遠引，搜奇抉怪，以爲博者，非大家也；大家之文，其氣昌明而俊偉，其意精深而條達，其法嚴謹而變化無方，其詞簡質而皆有原本，高可以佐佑六經，而顯足以周當世之務。此韓、柳、歐、曾、蘇、王諸公，卓然不愧大家之稱，流傳至今而不朽者，夫豈偶然也哉！雖然，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葉，聖賢非有意於文。

也。本道而發爲文，文人之文，不免因文而見道。故其文雖工，而折衷於道，則有離、有合、有醇、有疵。在讀者明以辨之而已。余選是集，不特以資作文之用，而窮理格物之功，卽於此乎。在學者誠能沿流以溯源，究觀古聖賢之所以立言者，則六經四子而下，程朱之書具在，有非唐宋文人之所能及者矣。

氣節部總序

綱常名教之重，所藉以長昭於天下者，賴有人焉，負荷於其閒，不肯少有紆回，諉諸時數，以伸兩閒之正氣，以維千古之大防。嘻嘻亦難矣哉！予讀史冊，閱人雖多，而其卓卓表見者，亦約略可指數。士君子生當太平之世，明良一德，師濟同心，抒其生平之素學，以利濟生民，此得志於時者之所爲。否則有其學，無其時，退而紹先聖之道，倡明絕業，著書立說，藏諸名山，以傳其人，是窮達皆有所表見，而無曠於天職之所當爲者。乃有時值其變，事處其難，或際陽運將終，或當讒小交構，一木之微，不足以支欲傾之廈，寸心之赤，難達乎莫回之天，而能百折不回，赴湯蹈火，絕祀覆宗，坦然不顧，當是時也，天地爲之晝晦，日月爲之失明，山川爲之震動，卽至千百世後，考其軼事，猶令人感慨歎歎，潸然出涕，忠義之氣，不自知其何以生者，其關繫於世道人心，非淺鮮矣。迹其所爲，不可謂獨善兼善二者皆失，予每欲求其遺書，哀而輯之，以爲觀摩之助，而人文俱喪，不獲多見。幸於宋得二人焉，曰文文山、謝疊山，於明得三人焉，曰方正學、楊椒山、楊應山。在諸君子忠肝義膽，天日長懸，其不朽，自不藉此文詞之末，而文詞亦精氣之所發，有不可得而掩者矣。嗚呼！古今來文人學士，其隨俗披靡，無所樹立者，何可勝數，甚或回面易心，覲顏人世，其文縱

極雕龍繡虎。徒以供人指摘唾罵。以視諸君子之流芳百世者。其得失之相去。爲何如也。諸君子清魂未應無展卷讀其文。恍兮惚兮。若將遇之。

楊椒山文集序

閒嘗讀勝國遺書。文貞、文敏、文定、三楊公。皆以功名自見於洪熙、宣德之間。所遇亦何隆也。而射洪、斛山、椒山、三楊公。皆以節烈自矢於嘉靖之朝。所遭又何蹇也。然前三楊皆遜國舊臣。雖勲業炳如。而氣節究竟有虧。孰若後三君子。當闕茸誤國。朝士鼠竄。獨能出死力以排之。雖百折終不自屈。至今歷二百餘年。懷懷然猶有生氣。予撫閩三載。嘗以理學、文章、經濟集諸生而講明之。凡先賢之書。皆次第付諸剗劂。旣又以氣節者。天地之正氣。與日月爭光。山河同壽。宜並爲表章。旣梓文山、疊山、正學諸集。繼覽椒山公奏疏。見夫忠藎鬱於中。節概見乎外。其擊奸如雷霆破物。以作士子之氣。莫銳於斯。故復梓之。不敢或略。當公之諫馬市也。亦旣廷杖矣。遠謫矣。鯁直之氣。謂宜少挫。乃甫起官。行至淮上。卽辭妻子。以死自誓。是公於分宜。不可一日共朝廷。寧言不從。而疏必不可緩。寧身可殺。而心必不可轉。夫孰得而遏抑之哉。公較射洪、斛山二公。得禍尤慘。至今匹夫孺子。言者變色。聞者刺心。公上宰執書曰。有一時之富貴。有萬世之事功。有生前之榮辱。有死後之褒貶。其志向已定於平日。故視刀鋸斧鉞。若履坦途。然而過矣。公嘗登泰山。仰觀天體之無極。而悟學無止法。惜其功力未及施。僅以節義著耳。吁。永樂殺方公。讀書種子猶在椒山。今又殺之。讀書種子絕矣。覽公遺文。每流連於懷。不能自置云。

楊大洪文集序

有明稱文章節義。赫奕古今者。莫盛於二楊。一則發奸相於前。一則擊逆璫於後。而皆死於巨憝之手。嗚呼。何禍之烈也。二公懷忠義之性。抱貞直之操。均所謂丹可磨而不可改其色。蘭可燔而不可滅其香。其質賦於天。其學成於人。夫孰得而撓之者。余觀忠烈公浩氣磅礴。踔厲千古。當主少危疑。權璫竊竊之際。親承顧命。正色抗爭。雖羣奸側目。有所弗顧。方是時。公一諫垣職耳。諸大臣所欲言而未敢言者。獨迫切言之。諸大臣所欲行而未敢行者。輒果決行之。其明目張膽。煌煌大節。誰不耳而目之哉。及國事既定。謗議紛起。竟以此犯宵小之忌。公亦不自安。乞身引去。無何。詔起田閒。旋司風憲。而奸黨之鴟張。婦寺之專橫。勢可燎原。時事已不可爲。公之聲罪致討也。惟賴祖宗之靈。冀得當萬一。早已付生死於度外。其奏疏詞嚴義正。直足奪奸惡之魂。而斬逆閹之魂。公之言曰。雷霆雨露。莫非天恩。白日冥冥。於我何有。非大義充於身。能如是乎。當日之媚璫者。或爲上公敕書。或爲生祠碑版。像贊榜額。以鬻取富貴。而身既誅殛。後世猶咀罵不已。作小人亦何利於己耶。嗚呼。天地長存。人心不死。尙其讀公文而躍然興起也哉。朱子謂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教人做人。吾彙剡氣節部。以公爲殿。大旨亦不外朱子所云。

名儒粹語總序

道行於上。爲帝王。爲師相。道明於下。爲儒。儒而聖。儒而賢。儒而士。皆儒也。自世教日衰。儒風益替。言學不以道爲志。言人不以聖爲志。故程子謂古之學者。一。今之學者。三。有詞章之學。有訓詁之學。有儒者之學。

朱子亦謂涉獵記誦者以雜博相高。割裂裝綴者以華靡相勝。反之身則無實。措之事則無當。噫嘻。彼固儼然儒矣。而以質諸程、朱、薛、胡之所謂儒。則相去遠矣。吾觀有宋以來。名儒蔚起。往往發明聖蘊。語極粹精。亦何嘗有高遠難行者。不過在身、心、性、情之中。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常。以至威儀、動作、出處、去就、辭受、取與、閒盍之。學者苟問塗於已經。則千支百派。皆有一路可通。蓋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綿延延。以迄今日。師之所以教。弟子之所以學。繩墨具在。轂率依然。所謂中道而立。能者從之而已。學者同具此理。而不知求之。日敵敵焉。爲其所不當爲。至於老死而莫悟。如迷失道路之人。東奔西馳。終無歸家之期。良可歎也。夫先儒之書。錯出互見。不可勝紀。若語類記錄。尤爲身心性命切要之言。人生日用所不容斯須置者。學者審端用力之地。無有過於斯者。果能深求先儒所以垂世立教之旨。優游厭飫。循循乎敬義夾持。知行並進。由下學而上達。則其所造有不可涯量者矣。卽資質有高下。學問有淺深。而希望不至。猶可以爲賢。今聰明才智之士。惡拘束而畏躬行。以求方便之門。往往流入於異學。稽其弊。較俗學爲害更深。讀是集。亦可憬然悟。翻然改。以求無負乎儒者之名也夫。

二程粹言序

二程粹言者。河南二先生與其徒平居講論之詞。而門人記之者也。髣髴乎語孟。貫串乎六經。包括乎百家諸子。舉凡天地之所以覆載。大道之所以流行。彝論之所以罔敷。身、心、性、命之所以各正。天下國家之所以久安長治。莫不具於斯。其爲詞易簡。其爲理廣大精微。所謂至醇至粹而不可易者也。龜山先生自

洛歸閩。爰採擇而編次之。以傳於後。學者得此而拳拳服膺焉。可以終身行之而不盡也。夫正道失傳。俗學固陋。士子自童至老。所謂遠大自期者。不過讀書取科第焉足矣。問其人。則曰。學者也。問聖賢之事。則曰。我不知也。掇拾伊吾於燈窗之前。以博一日之微幸。輒翹翹自以爲榮。及其服官臨政。皆茫然失措。民有隱而不知。下有奸而弗燭。甚者恣睢暴戾。以肥身家。使天下謂儒生爲無用。噫。可歎也。夫體用一貫。聖賢之學也。無體何以有用。惟見理不明。故處事多謬。非一朝一夕之故也。所以學者立志。當以聖賢自期。本聖賢之學。以消其固陋。發之爲經濟。見之爲事業。其於用也。寧有窮乎。粹言共十篇。一曰論道。二曰論學。三曰論書。四曰論政。五曰論事。六曰天地。七曰聖賢。八曰君臣。九曰心性。十曰人物。上下古今。瞭如指掌。內聖外王。體用兼備。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之統。寄於是矣。卽取而躋之語孟六經之列。夫何愧焉。予故梓而序之。以俟後之學者。

薛文清公讀書錄序

有明一代人物。首推河東薛敬軒先生。先生之學。根柢周程張朱。以復性爲宗。居敬窮理爲要。其措之事業。莫非本平日讀書自得者出之。信道直行。窮達一致。極患難生死而不失其常。爲人優游平中。初不矯激立異。而鳳翔千仞。固已凌霄漢而上矣。所著讀書錄若干卷。皆先生隨時所得。載筆於書。自一身以至家國天下之大。天人性命之精。以及雷霆風雲山川草木之變化。無不窮究。語雖千條萬緒。而理實一貫。先生之所以居敬窮理。以自復其性者。於是乎在。謂先生一生事業。包舉於斯錄可也。夫人工詞章。以弋

科名皓首窮經。與身心毫無關涉。則書自書。我自我也。居官以氣質用事。或泥古成法。不能揆度義理。以適於宜。卽不自肥其身家。已與古聖賢致君澤民之道異矣。幾何不以古聖賢之發明於書者。反於讀書而失之哉。更有陽儒陰墨。徜徉恣睢。以昏迷滅裂其性。則汗牛充棟。率爲厲階。道之不明。讀書者之責也。余故取先生前後兩錄。稍節其重複。梓爲成書。使天下學者。知周程張朱自有正脈。修己治人體用皆備。非徒剿襲粉飾。以讀書循故事已也。

胡敬齋居業錄序

居業錄者。胡敬齋先生紀其自得之書也。先生當正學明晦之際。尋朱程微言大義。以探孔孟淵源。主忠信。求放心。一歸之於敬。其云端莊整肅。嚴威儼恪。敬之入頭者。卽程子動容貌整思慮之說也。其云提撕喚醒。敬之接續者。卽尹氏收斂身心。不容毫髮事之說也。曰未窮理時。以敬爲本。蓋操存涵養。挈始終之要也。曰湛然純一。敬無閒斷。乃純一不已。極聖功之全也。非其近返諸身。所見親切。焉能言之鑿鑿如此。至於井田封建。推先王至公之心。謂得人爲必可行。教養人材。取明道學校之制。謂周官爲必可復。此皆有體有用。內聖外王之學。豈迂儒拘執之見。宜古不宜今者比哉。閒嘗尋繹其書。想見其人。蓋大資端慤。存養深邃。漸漬之久。醇乎其醇者也。論者或擬之尹和靖。其從入之途。二公固後先一轍。至所謂漸漬之久。醇乎其醇者。吾不知伊川考亭之後。端屬何人。又不知敬齋平生位置。肯步程門諸子後塵。較分寸毫釐否耶。載考有明。薛敬軒。胡敬齋。皆服膺於聖門主敬之教。其學同也。所異者。敬軒在朝。雖道不大行。而

風采發越。表著於當時。敬齋則隱約終身。一似獨善自樂。無意於世者。然學同豈以出處異哉。先生以一介士。從祀孔廟。且信豪傑之士。希志聖賢。雖貧賤必彰。學者讀先生遺書。亦可奮然而興矣。

名儒文集二刻序

聖賢道德之事。固不在有文無文。又何在文字之多寡。第使義文周孔未有卦畫爻象之文。堯舜禹湯不垂典謨訓誓之文。正恐後之學者。欲立志爲聖賢。而悵悵然莫知所之。雖忠信原慤。具天資之美。亦終其身不爲非義之事而已。究之於道。概乎無聞也。然則文辭亦何可少哉。今人之爲學。其易於古。亦宜矣。上古之文。渾而樸。中古之文。旨而奧。輓近之文。博辨而詳明。秦漢之世。無論也。由宋以來。名賢輩出。繼繼繩繩。以闡發聖學者。殊足撒後人之蒙蔽。導於光明正大之域。猶輪轅飾而人庸之。匪是無以載。無以行也。余研磨於斯文已久。茲付諸剞劂。以公同好。凡爲集二十有一家。繼此有聞所未聞。見所未見者。當爲補之。願有志之士。藉是爲父兄之臨師保之督。篤其實而適於用。則輪轅之飾。非爲虛車。而於身有益。於世有濟也夫。

石徂徠文集序

宇宙間有正氣焉。曰剛。天德惟剛。故行健而不息。地亦至柔而動剛。至靜而德方。人而剛者。得天地之正氣。所以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也。士君子一身欲爲千古擔當綱常。維持名教。苟非有壁立千仞。泰山巖巖氣象。未有不與時浮沈。委靡弗振者。朱子云。孔子晚年方得曾子。曾子得子思。子思得

孟子都如此剛果決烈。況當世道衰微之時。尤用硬著脊梁。無所屈撓於世間。禍福得喪。一不足以動其心。方可靠得。善哉斯言。吾於石徂徠先生見之。先生生於宋之初年。承隋唐詩賦取士之後。學者多崇尚雕鏤。掇拾藻麗。絕未知有所爲學。先生獨與孫明復力挽時趨。障百川而東之。其氣象固已不凡矣。當其隱居固窮。躬耕徂徠山下。垢面跣足。恬然自安。既而稍得一官。便遇事發憤。指切當時。是非非。毫無顧忌。以至撓奸人之鋒。殞死不悔。所謂富貴不淫。貧賤不移。威武不屈者。先生殆近之矣。嗟乎。世之被服詩書者何限。方在草茅。高談闊論。視天下事若無足當其意。一旦身都爵祿。則變其所守。誰能如先生之剛而不撓。始終特立哉。先生嘗以周孔與揚雄王通韓愈並稱。所見不無未醇。然其言曰。學者學爲仁義也。則己獨得其宗。惜其遭讒困抑。享年不永。弗獲充其所學。以與於斯道之傳。然而剛方正直。懷懷不磨。吾道仔肩。斷推先生矣。先生每自以剛爲病。吾以爲惟剛然後見先生。讀其書。想見其爲人。後之學者。亦可奮然而興矣。

黃勉齋文集序

晦翁朱夫子倡道東南。士之游其門者。無慮數百人。獨勉齋先生從游最久。於師門最爲親密。文公退居山谷。幾三十年。討論經籍。以惠後學。先生日侍左右。纂集考訂之功居多。吾嘗以爲文公之學。集諸儒之大成。而先生則具體而徵者也。先生志堅思苦。文公早知其足任吾道之託。而先生果能不愧負荷。先生嘗言曰。進道之要固多端。且刊落世閒許多物欲外慕。一切榮辱得失利害皆不足道。只要直截此心無

愧無懼方見得動靜語默皆是道理。誨學人又曰。人不知理義。則無以自別於物。周旋百出。自少至老。不過情欲利害之閒。甚至三綱淪九法斁。亦將何所不至。觀其所以自厲與教人者。確乎其至實。懷乎其至嚴。見道明而守道篤。如此真可謂不負師傳者。文公嘗謂南軒云。亡吾道益孤。所望於直卿者不輕。及作竹林精舍成。貽先生書。有他時便可請直卿代。卽講席之語。較程子於龜山和靖等。其倚賴有倍重者也。先生政事亦絕人。使得究其設施。文公之道可以大行。而當事者忌而擠之。先生遂無復用世意。退居田里。編禮著書。巴蜀江湖之士。皆來受學。推衍文公之道。以傳諸奕世。其功不亦大乎。先生文集凡若干卷。余彙而刻之。其義理精深。未易窺測。文章亦宏達。與文公氣象不異。學者讀其書。亦可知所師承矣。

羅整庵存稿序

羅整庵先生存稿若干卷。自題其首曰。後之人。於吾晚年成說。果能究心。則聖賢門戶可得而入。晚年成說者。指困知記也。又云。或不免爲詞章。亦當取法於古之作者。無事浮誇。以踵余愧。則此稿之傳。亦必擇而後取。當而後存。可知矣。或者不求先生晚年之說。見其文簡潔高嚴。凌厲排宕。以爲古稱能文章者。不是過。是先生第因文字之美以傳。豈不誣耶。吾嘗謂先生之文。可以正人心。扶世教者有二。顯官要職人所共羨。先生於宗伯之命。則疏辭。於冢宰之命。又疏辭。其難進易退之節。並時者孰能及之。至其衛道之嚴。於王伯安。湛元明。辭而闢之。皆一無所假借。然學術之真僞。於湛闢之易。於王闢之難。最後戊子冬。與伯安一書。辨致知格物之功甚悉。欲寄去。而伯安已下世。吁。生不隔代。講論紛如。莫能歸於一是。此先生

之所深痛也。然而世有知者。其得失自明。先生之文。有功於人心。世教如是。斷無湮沒不傳之理。然流播不廣。使後世不得盡讀其書。則予心有歉然不安者。因出篋中所藏。舉其精要者。授之梓。學者誠能讀。因知記而兼及於此。用以堅其氣節。一其學守。則先生之澤。寧有艾哉。

陳布衣文集序

或問余曰。陳市衣先生之書。多言心學。近世立言之士。謂心學異端之教也。先生以之爲言。可乎。予應之曰。橫渠謂。觀書當總其言。以求作者之意。如不得其意。而徒以言。則聖賢之言。其爲異端所竊。而亂之者。豈可一二數。孔子言道德。老子亦言道德。言道德同。而其爲道德者不同。吾儒言心。釋氏亦言心。孔子曰。從心所欲。不踰矩。孟子亦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釋氏乃曰。卽心卽佛。是釋氏徒事於心。何嘗知學。吾儒之用功。則不然。以窮理爲端。以力行爲務。體之於身。而實推之於家國天下。而無不當。至語其本源之地。不過曰。此心之敬而已。自堯舜以訖周。公孔子。自孔子以訖周。程。張。朱。未有能舍是以爲學者。上蔡謝氏曰。常惺惺法。在吾儒言之。則爲敬。在釋氏言之。則爲覺。先生之言心。不過謂其活變出入無時。非主敬無以操持之也。可與異端之虛無寂滅同日語哉。先生取聖要四說。系於法天之圖。曰。主一無適。曰。整齊嚴肅。曰。常惺惺法。曰。其心收斂。不容一物。嘻。盡之矣。吾子取其書。熟復之。所疑自渙然冰釋矣。又問曰。先生之學。誠如所言。然世無有嘗其號而不察者乎。曰。世之營心學者。嘗爲異端之學也。若以營異端之故。而並及先生。則譬老子之道德者。將並孔子道德之云。而嘗之。譬陸氏之尊德性者。將並中庸尊

德性之云而譬之也。且將中庸爲孔門傳授心法者。亦疑爲本心之學。可乎。不可乎。或退。因次第其語。以序先生遺文。而授之梓。

陸稼書文集序

學至於朱子。洙泗伊洛之傳。渙然如日中天。惟析之有以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之有以盡其大而無遺。學者有志聖賢之道。由是而之焉。未有不至者也。後之詆毀朱子者。喜頓悟之直捷。厭正學爲支離。駕其說如大霧之蔽青天。使人莫知所趨向。卽有二三名儒。以衛道爲心者。將求軒轅氏之指南。以示四方。而擇之有未精。養之有未粹。雖力爲摧陷廓清。終不能撤其蒙蔽者。往往有之。甚哉。正學之難明也。自本朝以來。文教既盛。理學輩出。其篤信朱子之道而力行之者。尤莫如陸稼書先生。先生之爲學也。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返躬以踐其實。一以朱子爲準繩。教人必循乎下學上達之次第。其好高躡等。師心自用。爲陽儒陰釋之學。以貽誤後人者。審擇詳辨。毫髮無所遁其情。壅迷空之大霧。還白日於中天。先生之於正學。其功豈淺鮮哉。至本其所學。以見諸實用者。兩廣邑宰。德教深洽於民心。進居言路。忠藎見孚於當宁。優游恬退。士大夫傾心景慕。海內學者。聞其名。斂衽起敬。讀其書。恍然如入道之有規矩。油然而得其心之所同然。皆其學之由體以達用者也。先生之文。辨學術則源流灼然可觀。陳世務則經緯井然可行。他如雜記。尺牘。片簡隻字。無非發明洙泗伊洛之旨。爲朱子功臣。而詞氣安詳。條理縝密。充養之粹。又豈世之文人才士所能髣髴其萬一也哉。余素景慕先生。旣從其家得問學錄。讀禮志疑。讀朱隨筆等。

書。刻於龍峯書院。此集三魚堂舊有刻本。余又選而梓之。以見先生之學。卽朱子之學。求正學之指南者。必於此而得之矣。

正誼堂文集卷之八

序二

三朝名臣言行錄總序

名臣言行錄。晦翁朱子所纂輯。以紀本朝名臣言行之迹也。舊分前後二集若干卷。其後李幼武氏。又自靖康建炎下。及南宋纂而錄之。分續別外集各若干卷。並傳於世。予讀之有年。因其卷帙分散無統。於是約而合爲一集。起於趙忠獻王普。訖於王文憲公柏。合一百五十三人。而宋三百年人物大略具是矣。既而又纂錄元一代名臣。起於木忠武王華黎。訖於杜處士瑛。合一百六人。又纂錄明一代名臣。起於徐武寧王達。訖於劉新樂侯文炳。合二百八十人。兩朝四百餘年人物又大略具是矣。原朱子之爲是書。尙恨書籍不備。多所遺闕。續其書者。夫何容易。然亦隨其見聞所及。以加蒐討採擇之功。使後之君子得其梗概。以折衷於其閒。固不嫌於舛鄙疏略。而自退託於無能也。夫天理民彝之具於人心者。固亙古亙今。不可泯滅。而世運有汙隆。人品有高下。學術有邪正。則不能不因時而異。惟取其善者以爲法。苟有一言一行之合乎道者。孰不爲吾多識之資。況自宋以來。歷八百餘年。名臣輩出其閒。爲德量。爲勳業。嘉言善行。可效可師。燦若日星者乎。噫。學者未論作三代以上人物。卽此錄所載。已足以薰陶我德性。開擴我才識。

津屬我名節其取益寧有窮乎若徒拾其遺文記其事蹟以自負該博而已則謝上蔡舉文成誦明道先生且以爲玩物喪志其於是書也何有抑余更有說焉此八百餘年中世運有汙隆人品有高下學術有邪正而並列爲名臣無所區別得無使金銀銅鐵混爲一冶如晦翁之譏陳同甫者乎然辨學貴嚴論人貴恕昔孔子未嘗以仁許人及論列當時名卿大夫如管仲子產晏平仲之徒莫不稱其一端之美其答成人之間則知廉勇藝皆可節取而兼資此朱子纂輯斯編之意亦卽予所以竊取朱子以續纂斯編之意也

小學衍義序

予自丁亥歲奉命撫閩仰體聖天子養育人才至意建鰲峯書院以延英俊之士作藏書樓貯經傳史集數千卷命書生課業之暇日纂錄古聖賢嘉言善行予總其成簡擇裁汰之取朱子小學綱目例分門別類編次聯貫凡得八十六卷名曰小學衍義既成而爲之序曰古者八歲入小學十有五而入大學凡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之事俱於小學中養其知識完其德性後入大學始無扞格不勝勤苦難成之患自後世衰道微小學之功不講而望人才之成難矣朱子著小學一書分明倫敬身稽古三綱領各著條目於其下源委井然誠蒙養之聖功也竊思朱子以後名儒輩出其議論風旨足以啓佑來學者亦夥矣前人不能留其身以見後人後人不能隔其世以見前人求如洙泗之閒師弟唱和於一堂何可得哉然古今之道一而已散者寧不可聚離者寧不可合彙而集之繼而續之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皆可

相見於六經四書之中。何獨於朱子小學之書而不然哉。此予小學衍義一書。不避僭妄之罪。而欲小有補於朱子也。或疑採輯過多。非初學所能徧覽。不知道之在天下。無一事一物之可離。故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有經焉。卽有曲焉。皆所以衍夫禮而不厭其多者也。大學之有衍義。自西山真氏始。其規模較經傳已加詳矣。又有大學衍義補。則瓊山邱氏之說。較諸真氏又益加詳。予之爲是書。亦竊比於西山。瓊山云爾。雖然。真氏邱氏之書。當時已經進呈於朝。至今流傳海內。予何敢望。惟是區區纂輯之勤。歷有年所。且嘗與書院諸子切磋討論。冀稍當於立教。明倫。敬身之大旨。誠使初學之士。取而玩之。庶幾有所考據。以爲學問。思辨。篤行之方。則是書或者不爲朱子所深非乎。

程氏家塾讀書分年日程序

古之成材也易。今之成材也難。古之取士也以實。今之取士也以文。古之時。鄉舉里選。故人務實學。爭琢磨於仁義道德之中。處爲純儒。出爲名臣。今則不然。所取者時文已耳。父教其子。師教其弟。惟以時文爲兢兢。非不讀五經四書。究其所以讀之者。亦不過爲時文之用。初未嘗取而體之於身心也。幸博一第。并其所爲時文者而棄之。五經四書束之高閣。詡詡然誇於人曰。吾已讀盡天下之書。而不知彼固未嘗讀書也。由所以教之者未盡其道也。予嘗於友人齋頭。見程氏家塾分年讀書日程一書。心竊喜之。以爲堪爲後學津梁。謀受之梓而未果。後見陸稼書先生刻之於靈壽。以爲陸先生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及細閱之上。截所載旁證俱未詳刻。末後又增入朱子關息箴。予不解其何故。胡敬齋先生有言曰。朱子註

陰符經參同契甚無謂。使人入異端去。調息箴亦不當作。陸先生昭代大儒。予佩服久矣。第今之爲異端者。方借朱子註陰符經。參同契。作調息箴爲口實。謂儒釋實同一理。陸先生又取調息箴表彰之。毋乃揚其波而助其喙乎。故予以爲陸先生之刻似未盡善也。或曰。調息箴亦朱子之書也。今子必以爲不當表彰。毋乃與朱子相左乎。予曰。不然。調息箴或亦朱子偶然爲之耳。昔程明道先生嘗學康節之學。旣而悟曰。此不過加一倍法。後數日。伊川先生問明道曰。予已忘之矣。使朱子作調息箴之後。或有人問調息之術。朱子未必不曰。吾已忘之矣。又安得執爲朱子之書。而一概守之乎。朱子之書。如小學近思錄文集語類。吾方讀之。恐不能盡。而何暇及於是。余因取程氏遺書重刊之。非敢與陸先生有異同也。以立後世之防。故不得不嚴耳。

學菰通辨序

學者不知性善之旨。夢夢終身。殆如長夜。然此特庸衆之人。行不著而習不察耳。獨怪王新建以絕人之資。自幼讀孔孟之書。乃不加察識。敢爲異說而不顧也。新建與錢德洪王畿證道於天泉橋上。其宗旨曰。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夫無善無惡。伊何人之說哉。告子之說也。以告子爲宗。是異於孟子性善之說矣。不寧惟是。孔子繫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成之者性。孟子以孔子爲宗者也。守仁之說亦異於我夫子矣。異孔孟而同告子。羣天下之學者趨之若鶩。吾誠不知其何故也。閒有起而辨之者。如羅文莊諸公。未嘗無正論。然猶略而未詳。獨陳清澗著學菰通

辨分爲四編。首辨朱子晚年定論之謬。次明陸象山之爲禪學。次明學者陷於佛老。其來已遠。終以朱子正學立標準焉。其攻新建也。摧陷廓清。不啻入虎穴而得虎子矣。昔朱子以象山爲告子。明高忠憲之答門人曰。告子非禪也。在禪家謂之自然外道。夫禪家猶謂之外道。而新建乃以之樹赤幟。其可悲憫孰甚焉。自漢以後。學者趨於佛老。然亦明以爲佛老。至象山以及新建。遂儼然自負爲儒者之絕學。反以朱子爲支離。嗚呼。本天本心之異。其孰從而究之。存心致知之蘊。其孰從而體之。始援儒以入墨。繼且主墨以攻儒。縱橫捭闔之變。其孰從而正之。此學部通辨爲異端之爰書。爲學者之指南。而不可一日無者也。新建之答羅文莊書曰。孟子之時。天下之尊信楊墨。當不下於今日之崇尚宋說。嗚呼。守仁之無忌憚。至於如此。又何足與辨哉。

養正先資序

北溪陳先生爲朱門高第。學術醇正。造詣精深。得紫陽夫子之真傳。養蒙一書。誠幼學之指南。作聖之根基也。余故取以教蒙童。使其幼而習。長而安。不見異物而遷。則所以希聖希賢者在是矣。抑余更有進者。嘗考列女傳曰。古者婦人妊子。寢不側。坐不邊。立不蹕。不食邪味。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目不視邪色。耳不聽淫聲。夜則令誓誦詩。道正事。如此。則生子形容端正。才過人矣。蓋妊子之時。必慎所感。感於正則善。感於邪則惡。故子在母腹中。母呼亦呼。母吸亦吸。母以正氣感之。則先天之變化得效最速。古之婦人皆知此理。惟恐己身一毫不正。使其嬰孩氣質臟腑未全之時。受其侵染。故於日用之閒。凡坐立飲食以

至視聽言動無不自持以正。正則外邪不能入。內邪不能起。其母已純乎天理。可爲聖賢之母。而所生之子。安得不形容端正。才德過人哉。此古人於嬰兒未育之先。立有胎教之法。爲父母者。又不可不知也。有胎教以端蒙養之原。復有啓蒙以立聖學之本。人才之成也。易易矣。

家規類編序

堯舜在上。化民成俗。首重五品之教。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法至備也。要之推行之本。必自教家始。易設家人之卦。夫子以言有物。行有恆。明之。姬公繫初爻。則曰。閑有家。悔亡。夫子以志未變釋之。甚矣。家之爲道。亹亹乎難哉。夫家庭之間。恩多掩義。不有言物。行恆。以豫爲之閑。則善念易墜。私意易乘。未有不流蕩而忘返者。又況汙染成風。習以成性。物欲所昏。利害所蔽。則無以約其汙。免不一之心。平其悍。驚難御之氣。小則傷恩害義而不自知。大則滅天亂倫而不可救。以此求治。不亦難乎。余忝膺新命。來撫閩疆。懼無以宣明皇上子惠元元德意。既懷遵聖製訓。飭士子之文。而博採先儒教人爲學之方。以推廣誘勸之。有養正類編。用訓蒙士。有學規類編。諄勵士子。庶幾漸摩於仁義之中。育成譽髦之查矣。又慮窮鄉僻壤。未知向義。復爲家規類編。以告之。夫家之有規。猶國之有經也。治國不可無經。刑家不可無規。總不外五品之教者。近是。近代浦江義門鄭氏。著有家規。其說爲至詳。月川曹氏。因其成書。復輯諸家之說。折衷以己意。名曰家規輯略。今刻之閩中。以廣其傳。余於公餘之暇。更約取前哲訓言。易知易行。可以觸目警心者。編次成卷。以附其後。亦匡直輔翼。務使其自得。讀是編。有能提撕警覺。力行不倦。

義路熟而天理明。將見興仁興讓。由家及國。旁皇周浹。以臻盛治。余不佞。藉此仰答聖天子化民成俗一道同風至意。斯心實有厚望焉。是爲序。

讀禮志疑序

昔夫子自謂信古而傳述。則考古之貴於信。不貴於疑尙矣。蓋聖人之世。作者略備。其書昭然若揭日星而行。無可疑者也。而及門季路。言游諸賢。自信過甚。夫子於仲氏既有不知爲不知。與不知闕如之誨。又觀檀弓所記。有泰哉叔氏專以禮許人之譏。則學者之不可安於自信。而貴於能疑者。固復如是。自秦火之後。六經得於煨燼之餘。每多闕略。於是諸書雜出。而禮爲尤甚。漢初魯高堂生所傳士禮十七篇。謂之古經。今儀禮是也。自河閒獻王得古禮五十篇後。劉向考校經籍。檢得五種。合二百四十篇。梁人戴德刪其繁重。合而記之。爲八十五篇。謂之大戴記。其兄子戴勝刪爲四十六篇。謂之小戴記。馬融足以月令明堂位樂記三篇。合四十九篇。今禮記是也。又李氏得周官。缺冬官一篇。獻王取考工記以補之。謂之六典。今周禮是也。三禮之書。多不相合。至孔鄭諸家註疏。下迨唐宋。以來旁搜博訂。亦多自相齟齬。不可盡信。欲學者之無疑。抑綦難矣。夫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也。大而明堂清廟吉凶軍賓嘉之典。小而一身言動起居視息之節。一不由禮。而天理已失。人事遂乖。故顏子在聖門。其學爲博文約禮。宋時橫渠張子亦諄諄以知禮成性是務。爲學而不知禮。猶操舟而無楫也。昔考亭朱子有儀禮經傳通解。足折漢儒之角。當湖稼書陸先生學朱子之學。探索儀禮。載記諸書。凡古今之名物。位號。吉凶。饗祭之品物。序次。無

不精究深考。不遺餘力。於孔、鄭諸家之註疏。其是是非非。皆衷以考亭之說。爲書深切著明。亦可自附於信占而傳述者矣。先生於信者。雖自矢其信。疑者仍自闕其疑。顏之曰。讀禮志疑。其歉然不敢自是之心。寧不深爲聖門之所許哉。讀是書而能得其心。則爲學自無鹵莽滅裂之弊矣。

讀朱隨筆序

自精一執中之傳。閱世相承。至我夫子而集其大成。及門中踐履篤實。惟曾氏子得中庸之統。與子思相授受。而歸諸孟氏。遞相傳述發明。於今聖道賴以不墜者。思孟之力居多也。自孟子沒而微言絕。佛老清虛之談。充斥於漢、晉、隋、唐之世。雖以韓文公談笑揮之。而終不能息也。至有宋諸先生出。而後聖道復明。不啻撥雲霧而覩青天。理學之盛。於斯而極。南渡以後。紫陽朱子復集厥成焉。其學之純粹無疵。實與曾氏後先默契。同時如金溪陸氏。爲陽儒陰釋之學。立說不啻冰炭。然後餘姚王氏。祖金溪而不敢顯背乎紫陽。乃刻晚年定論以附會己說。夫朱子之學。以敬爲主。以格物窮理爲要。以存養省察爲功。其生平之所論著。無非闡明斯旨。但學者得其書。善於卷帙之繁。而不能讀。讀而不得其解者。又往往是也。稼書陸先生生於陽明之鄉。而不爲所染。其制行精純。卓然爲一代大儒。實得力於朱子之書。其讀朱子之書也。隨其所得而劄記之。於詩、賦、劄子二十九卷。人所共知者。不再加發明。自三十卷至一百卷。旁逮別、續諸集。則究研搜討。務見其精意。而得生平三變之功候。每條之末。綴以所見數言。其詞約而不煩。其意暢而曲盡。於金溪、姚江之異者。不必過爲排擊。而辨晰入微。使人不惑。其有功於朱子之全書。非淺也。先生之

書如四書大全、三魚堂文集、予服膺久矣。丁亥夏，奉命撫閩，道過嘉禾，囑別駕項君求先生未刻書。項君從先生之壻曹君名宗柱者，盡搜其家藏，乃得是編及讀禮志疑、問學錄、松陽鈔存四種。然後先生之書悉出，因亟刊而傳之。俾世之學者人有其書。由先生以溯紫陽，由紫陽以上溯先聖，正學昌明，斯文日盛，是余之志也夫。

問學錄序

或問於余曰：尊德性、道問學，並見於中庸。吳草廬謂：考亭主於道問學，象山主於尊德性。其說果然乎？曰：象山亦焉知所爲德性而尊之哉？彼其爲說，謂心卽理，是以心爲德性可知矣。吾不知質諸伊洛所云性卽理者，能無失焉否也？其教授弟子，主於止靜，有安坐瞑目之功，有忽然頓悟之效。其以主靜爲尊，又可知矣。吾不知質諸伊洛所云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者，又無失焉否也？昔考亭之學則不然，操存涵養，莫非明德性之當尊，而格物致知，兼以著問學之不可偏廢。揆諸孔孟質之二程，無幾微之不合。其於象山目之爲禪學，方之爲告子，豈非以其任心廢學之故耶？朱子尊德性以道問學，道問學以尊德性，象山不道問學，謂有妨於德性，則尊其所尊，非中庸之所謂尊。有明以來，正學或顯或晦，姚江祖金溪之說，標爲致良知一門，幾欲舉問學而廢之。天下之士，見其功業文章彪炳宇宙，莫敢置一詞。隨風而靡者比比矣。稼書陸先生獨毅然闢之而不顧。此問學錄所由作也。今觀其書，學術醇正，原本深厚，於近世諸賢所論，辨晰尤精。余素仰先生之學而未逮也，因爲刊訂之，使天下知是書實與考亭相表裏，而於卷中特刪

去其辨難牽引之太繁者。如伊川先生置而不問之意。夫本天本心。此學術邪正所由辨。正學既明。異說自息。凡天下聰明未一。識見未定之士。當不至路塗莫辨。茫然狂奔。入於荆棘泥淖中而不能自拔也。則是書其指南乎。

困學錄序

知之數三。生知尙矣。而學知之下。復有困知。誠以天之所賦資稟有厚薄。故心力有敏鈍。學焉而卽知。乃大賢以上之事。而非中材所可幾也。易曰。困。德之辨也。記曰。知困然後能自強。孟子言。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蓋困則悔。悔則思。思則奮。奮則用力必堅。入道必深。故困而怠忽者。庸人之所以自棄也。困而刻厲者。君子之所以自修也。余稟質中下。幼受父母教誡。長承師友訓誨。雖頗知自愛。而讀書輒忘。不能使常著於胸中。余之於學。亦旣困矣。於是隨時所閱。凡可以檢束身心。涵養德性者。從而筆之以自省察。朝夕考驗。其有一理之未融於心。一事之未協於道。則潛思極慮以求之。困極而通。每有所得。亦附於後。以備參觀。題曰困學錄。嗟乎。自異學紛起。其所宗主者。雖不一其名。要之皆缺下學之功。妄議上達之效者也。甚且以任心而動者爲妙道所存。勤苦而有成者皆迹象所在。信斯言也。聖人不當以困學居。學知之次。而中材無以爲入道之階矣。故欲辨異學。當崇正學。欲崇正學。當從困學者功始。余以此自勉。尤願與天下共勉之。

瀉出者泉。流行者河。此天地自然之脈絡。而河以會泉。泉以助河。細流不讓涓涓。皆歸總以興洪濤而積厚力。便漕艘而資灌溉也。由是而有渠以通其障隔。有牕以時其蓄洩。有隄以鎮其奔逸。有壩以節其氾溢。有湖以儲其汪濊。有橋以濟其往來。皆所以有功於泉河者也。故總而繫之泉河。伯玉先生之爲泉河史。真史才也。志十有一表三。其辭嚴而舒。謹而不黷。駸駸乎班、范矣。明儒有言。世無子長之史者。非才不足也。史記之地名。官制皆古。而今鄙俗也。余甚笑之。夫史記所稱。卽當日俗名。後乃以爲古。今名詎不古哉。伯玉之書。縣邑山川。悉從俗稱。文蒼然古也。余來濟上。求其書。散軼者甚多。訪得完本。讀而悅之。其所著井尹國計民生之憂。歷歷如覩。既善其典型。又愛玩其文辭。惜其後之莫與賡續也。夫泉源之興廢不一矣。舊者或湮。新者或開。余將徧歷其地。釐正其數。續列於左卷。而年來軼掌河干。日僕僕風塵泥淖中。無暇及此。且自慙文不逮之。不敢爲短貂之續也。於是謀諸運河同知蘇君。就其缺者刻而補之。余聞伯玉排異學。翼聖道。侃侃好辨。以障百川而迴狂瀾。其能盡力於溝洫也固宜。此以知天下大學問人。未有大非大經濟人。故留其完書。以與後來之君子共相考鏡焉。

補刻北河續紀序

事不師古。不可以治今。備不素具。不可以應猝。源流沿革之莫稽。而師心以試。如瞽者之無相也。其物其事之未前聞。而欲應其變。猶渡者之無楫也。凡事盡然。况治河之尤爲艱鉅者乎。國家歲輓東南粟數百萬石。仰於漕河。而北河居江淮之上游。爲咽喉之重地。蜿蜒千餘里。北苦水少。南苦水多。亢陽則聊攝左

右有膠舟之虞。露雨則方與上下有其魚之歎。故尤爲難治。嵩嶽閭公爲吾鄉理學名儒。其北河續紀一書。條分縷析。考核詳明。泉源出入之脈絡。河政前後之異同。修築挑濬。牾壩隄淺之方略。莫不具備。覽者披卷尋之。瞭若指掌。按圖略地。酌古準今。確有所持。循以爲乾溢之調劑。而無畏於倉猝之憂。其鏤版舊藏。張秋公署中。歷年以來。居是任者。傳舍其官。散逸莫可收拾。余甚惜之。乃廣爲蒐羅。訪得舊本。補其散失。付諸剞劂。以貽後來。庶臨事者有以考焉。今天子御極以來。數十年閒。河政之損益。名物之變遷。所當次續載者甚夥。會余遷任江臬。未遑編纂。但補綴殘缺。還其舊觀而已。續修之役。以待後之閔雅君子。

鄭貞孝集序

崑山鄭子某。持其先世貞孝先生集謁余。屬爲之序。余受而讀之。其籌海圖編十三卷。江南經略八卷。各爲一集。及江海防圖考。及海運。黃河。日本。朝鮮。安南。琉球諸圖說。無卷次。都爲一集。大意則籌海爲要焉。其所以威遠。弭變。靖海氛。而奠定東南者。功績已著。復筆於書。用貽百世之安。公之意至深遠矣。夫王者統一區宇。薄海內外。罔不在懷。柔胞與之內。而海澨山陬。王化所不能及者。來則受之。自外則置之。初未嘗疲中國而勤遠略。獨其蠢動跳梁。爲害邊徼。則驅逐撲滅。又不可以已。常明中葉。東南瀕海。萬里洪波。島嶼之人。風潮乘便。憑陵內地。沿海縣邑。無不受其毒害。蓋波濤出沒。聲擊無常。防禦爲難。故聯絡。控制。遠瞭。邀擊之法。不可不講。水道。風信。不可不知。戰艘。攻器。不可不備。口汛。要害。不可不謹。絕句引附逆之奸。作士卒敢戰之氣。持我之堅。以屈彼之利。乘彼之隙。以用我之謀。使之進無所掠。退無所據。剗之使去。

威之不來。此貞孝先生之書所爲謀之極善。規畫制度之詳且備也。今天子神聖。聲教四訖。日月霜露照隊之區。重數譯而來朝。海波不揚。鯨鯢偃息。智數材武之士。無所用其謀勇。余膺撫軍之寄。三載於閩。今移吳地。治皆臨海。亦得從容坐理。宣布聖德。國家太平無事。於茲久矣。而沿江沿海皆宿重兵。防捕衛營文武並建。連檣列堡。士練食充。古人有言。安以思危。治則防亂。國家武備。不以太平無事而忘。則先生此書。自不可以太平無事而廢。先生固儒者也。韓退之曰。用儒雅文字章句之業。取先天下。則武夫關其口而奪之氣。陸子壽主鄉兵以捍茶寇。閱習屯禦。皆可爲後法。孰謂儒者無偉略哉。先生是書傳於後世。固自可以不朽矣。

正誼堂文集卷之九

記

鼇峯書院記

閩中素號海濱鄒魯。自龜山載道而南。三傳至考亭。濂洛之學盛於東南。其淵源上接洙泗。自宋迄今。閩士蔚興。與中州埒。聖天子崇儒重道。於龜山豫章。延平三君子。及考亭夫子。皆親製御書匾聯。表揚祠宇。雲章爛然。輝映日月。務俾閩士瞻仰興起。益勵所學。以無負先儒之教。於以育人才。厚風俗。意甚盛也。不佞躬膺簡命。來撫斯邦。夙興夜寐。惟思以廣教化爲先務。自郡邑弟子員。莫不親加考課。申嚴規程。端厥趨嚮。庶咸蒸蒸向風矣。夫教之爲道。視人之所倡爲轉移。唐以前。閩之人文未開。風氣尙樸。自宰相常袞觀察斯邦。鄉縣小民。有能讀書作文詞者。親與爲客主之禮。曾未幾時。翕然丕變。閩中文學之盛。於今爲烈。倡之以文而化於文。且若是其速。况聖賢之學。一日不講。則人欲潛滋。天理漸滅。有淪於不肖之歸而不自知者。尤不可一日緩。且所謂學者。非外鑠而強爲之。道不離乎人倫日用。使人人復其性分之所固有。盡其職分之所當然。苟其有以倡之。而不欣欣嚮化者。未之有也。不佞欲與士之賢而秀者。講明濂洛關閩之學。以爲之倡。旣表章先儒遺書以行於世。乃捐俸購屋於九僊之麓。爲鼇峯書院。前建正誼堂。中

祠周、程、張、朱五夫子。後爲藏書樓。置經、史、子、集若干廚。樓東有園亭、池塘、花卉、竹木之勝。計書舍一百二十間。明窗淨几。幽闥弘敞。士之來學者。日給廩餼。歲供衣服。無耳目紛營之累。而有朋友講習之樂。藏焉修焉。息焉游焉。於斯爲宜。然有志聖賢之學。必身體而力行之。非徒爲口耳誦說之資已也。周、程、張、朱五夫子之書。昭然具在。君相之所以爲治。師儒之所以爲學。畢具於中。誠使平心遜志。研究其義理之所以然。會之於心。驗諸日用行事之間。措之家國天下之大。則孔、曾、思、孟之心傳。與皋、夔、稷、契之事業。其庶幾乎不然。雖日取五夫子之緒言誦之。習之。論之。辨之。猶爲無與於己。而與道聽塗說等。又況溺於靡麗之詞。逐乎紛華之習。視五夫子之書爲迂闊支離。竝誦習論辨之。未嘗從事者乎。蹈此弊者。幸無登吾堂。

紫陽書院碑記

東南文學之盛。自言氏受業於聖門。得其精華。歸而教其鄉。厥後英材蔚起。代有其人。故聲名文物甲於海內。流風至今不墜。我皇上御極五十二年。中閒以文章大魁天下者。三吳之士居大半。孰非聖朝禮樂教化漸摩使然。不佞中州鄙人。謬膺簡命。撫臨茲土。數載於茲。顧不能宣揚上德於萬一。不有忝斯任乎。竊念服膺於朱子之教有年。稍能窺學問之大概。今爲諸士子陳之。昔吾夫子設教洙泗。及門之士至三千有餘。而惟顏、曾、爲入室。其餘雖各有所造就。而不無偏全之別。及至後世。尊德性。道問學。分門立戶。幾成聚訟。朱子之道。迭明迭晦於五百年之間。迄未有定論。惟我皇上學術淵深。躬行心得。默契虞廷十六字真傳。獨深信朱子所云。居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返躬以踐其實。其道大中至正。而無所於偏。純

釋以精而無所於難。欽定紫陽全書以教天下萬世。其論遂歸於一。始知學者之所以爲學。與教者之所以爲教。常以紫陽爲宗。而俗學異學。有不得而參焉者矣。不佞樂與多士恪遵聖教。講明朱子之道。而身體之。爰建紫陽書院。地度於學宮之旁。材取於僧廬之毀。工成於農隙之餘。中爲崇祀紫陽夫子之堂。旁爲諸生講學藏修之舍。庖廩溷浴靡不畢具。經始於癸巳之冬。落成於甲午之春。暨茨丹牘。翼如嚴如。諸士子可以朝斯夕斯。若工人之居肆以成其器矣。夫所謂道者。在人倫日用之間。體之以心。踐之以身。蘊之爲德行。發之爲事業。非徒以爲工文辭取科第之資已也。諸士子勉旃。勿務華而離其實。亦勿求精而入於虛。他日學成名立。出而大有爲於天下。庶無負不佞養賢報國之志云。

仲夫子祠堂碑記

剛、天德也。陽剛與陰邪不兩立。聖人作易。於陽剛則爲正。爲善。爲君子。陰柔反是。仲夫子之在聖門。固所謂以兼人之勇。造升堂之域。秉天德而加以聖學者也。歷代以來。自國學以及天下之府州縣邑。當春秋二仲。釋奠於至聖先師。則居十哲之列。而饗其祭矣。蓋其浩然之氣。至大至剛。可以扶天常。可以植人紀。可以羽翼乎道統。可以干城乎名教。雖千秋萬世之久。四海九州之遠。異其時。異其地。而尊崇祀享之典。不得而異焉者也。若後裔之世襲翰博者。於春秋致祭。展報本追遠之思。動春露秋霜之感。尤仁孝之不能自己也。然吾嘗誦詩矣。大雅之思齊曰。惠于宗公。神罔時怨。神罔時恫。是豈徒烹熟羶膻。洞洞屬屬以薦之之謂哉。夫惟克紹厥德。世濟其美。而後怨恫泯而黍稷馨也。今爲仲夫子之後人。入其門。登其堂。仰

瞻其榱桷。近省其几筵。簠簋固可儼然見乎其貌。肅然聞乎其聲矣。銘曰。直如絃。死道邊。曲如鉤。封公侯。嗟哉百鍊鋼。化作繞指柔。仲夫子。義是徒。游聖門。惡言不入耳。渙忍嬖姦者。聞風而興起。惟能有剛德。匪石奚其泐。從祠徧宇內。宗祠亦修飭。子子孫孫捧盈執玉於其側。念厥先祖之勇於爲義。而憬然於永錫爾極。

南平縣學重修文廟記

先聖夫子爲萬世師。天下郡縣無遠邇小大。至今守其教具。廟學制度以示尊禮。高其垣屋。設其貌像。備其禮器。官司以時升降祭奠其中。嗚呼盛矣。夫天地人曰三才。四時運於天。萬物生於地。人道之極則歸夫子。是吾夫子之道。雖亙古亙今。終天地而莫之改易。而鄉國學之猶尊孔子。亦終天地莫之改易。魏了翁謂祭孔子當祭於闕里。以鄉國學之制爲非禮。豈通儒之論乎。延郡劍津之麓。爲閩粵區。宋時楊羅李朱四先生皆延產也。先後接踵間出。遵守聖人之道。以倡明絕學。啓佑來茲。有海濱鄒魯之風。則夫子之大有造於劍州也審矣。郡治西郊爲南平縣廟學。鼎修歲久。漸以傾圮。縣官某覩之。惘然難安。謀諸師生。鳩工庀材。葺而新之。殿閣崇邃。堂廡周密。塗茨丹雘。煥然具美。始某年月日。閱某年月日。告成。邑諸生王奇坡等勾余文勒石。噫。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夫子也。周茂叔曰。道德高厚。教化無窮。與天地參。四時同。蓋夫子之教。天之施。地之生也。游夫子之門者。戴天而不知天之高。履地而不知地之厚也。時行物生。莫非天地不言之教。讀先聖之書。但曰。能文章取科第而已。而於道之無乎不在者。惘惘然莫識所從事。尙

足與游夫子之門哉。夫學校之設。以明道也。諸生名爲聖人之徒。側身宮牆。窮年矻矻。固宜理義充於中。道德足於己。膠轕萬變。置之如遺。而往往難之者。豈非窮理盡性之功。下學上達之事。闕焉弗講乎。劍浦楊維、李、朱四先生舊址。其遺澤被於人遠矣。斯所謂能做宇宙間第一等事者。人生在世。頭圓象天。足方象地。奈何甘自暴棄。如朽木之不可雕。糞土之墻之不可圻。諸生念及此。亦可慨然而興矣。

論

伊尹伯夷論

人有不爲。是其操守堅定處。可以有爲。是其才猷練達處。一介不與。一介不取。伊尹之不爲也。以天下爲己任。放桐復辟。以安社稷。非其有爲者乎。西山探薇。恥食周粟。伯夷之不爲也。叩馬一諫。犯左右之不測。留君臣之大義。非其有爲者乎。伊尹之功。人皆知之矣。而或有忘其操者。伯夷之操。人皆知之矣。而或有忘其功者。然伊尹之功在一時。伯夷之功在萬世。此又人之所不可不知者也。天生伊尹。用之以伐夏救民。生伯夷。則餓於首陽而死。豈知天之用伊尹者。特用於一時。不用伯夷者。將用於萬世也哉。

述而不作論

孔子言述而不作。此道統所傳也。故自孔子以來。接其統者。皆以善述爲德業。孔子刪定纂修。六經賴其表彰。是孔子善述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者也。孟子曰。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又曰。由堯舜至

於湯。由湯至於文王。由文王至於孔子。而皆賴有見知聞知。是孟子之善述孔子。以善述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者也。程子表彰四子之書。朱子因爲集註。是程、朱之善述孔孟。以善述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者也。今人不務述而務作。而其所作者。或非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豈其才識學問遠過乎孔孟程朱。而其所作者能高出乎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之上者乎。夫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卒不可易。而才識學問又未必如孔孟程朱。乃不務述而務作。亦見其惑也。是孔子所謂不知而作者也。是程子所謂無用之贅詞也。則亦何益之有哉。

聖人可學而至論

客有問余曰。聖人可學而至乎。余應之曰。可。曰。何由知其可也。曰。三代而上。言聖者必曰堯舜。孟子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三代而下。言聖者必曰孔子。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今與人言堯舜孔子。則震而驚之。以爲不能爲。及與之言孝弟忠恕。則忽而易之。以爲不足爲。此聖人之所以往往而鮮也。世之不知學者。無論矣。稍知學者。率皆求之高遠。或且索之幽深。探奇搜異。日從事於不可究極之域。以炫耀於人。其爲學也。愈難。而其去聖也。愈遠。卽有一二好修之士。知慕聖學矣。乃口談道德。而念切紛華。言稱先王而行同流俗。無怪乎爲知者所非笑。而不知者且得藉爲口實也。旨哉程夫子之言曰。言學。便以道爲歸。言人。便以聖爲歸。蓋聖之所以爲聖。祇此倫理之克盡而已。天下同此倫理。根於性。爲仁、義、禮、智之德。發於情。爲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端。見於事。爲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常。此人之所以異於禽獸。

而聖之所以與我同類者也。聖賢千言萬語諄諄告誡，無非欲人盡此倫理，成得箇人。既成得人，而聖已不外是矣。誠能於日用之間，入則孝，出則弟，事事本之以忠，而行之以恕，去其所以不如堯舜孔子者，就其所以如堯舜孔子者，則亦堯舜孔子而已矣。尙何聖人之不可學哉？孟子曰：堯舜與人同耳。又曰：乃所願，則學孔子也。使以爲不可學而至也，孟子豈欺我哉？

論學

今天下學術裂矣。李中孚以禪學起於西，顏習齋以霸學起於北。嗟乎！正學其不復明於斯世乎？自程、朱後，正學大明。中經二百年無異說。陽明、白沙起而道始亂，延及中孚，噓其餘燼。一時學者翕然從之。中孚死，其焰少息。今北地顏習齋出不程、朱、不陸、王，其學以事功爲首，謂身心性命非所急。雖子思、中庸亦詆訾無所顧。嗚呼！如此人者，不用則爲陳同甫，用則必爲王安石，是大亂天下之道也。其言曰：格物，大學之始事也。物非他，卽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物也。格物非他，卽學習六藝以成其德與行也。噫，亦異矣！夫學聖人之道，必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譬諸適京師者，先考其程途，究其方域，歷歷不爽，然後就道，斯無誤也。若以爲至則自知，懵然徑往，吾恐北轅而南其首矣。今以學習六藝以成其德與行者爲格物，是未能知之，先已行之，以修身之事爲格物之功，其爲學不已誤乎？且其說尤有不可通者。既謂物卽三物之物，是兼六德、六行、六藝矣。其所謂格物者，則但欲其學習六藝，不及六德、六行。今有人不孝、不友、不仁、不義，而日取禮、樂、射、御、書、數之事，自早迄暮，紛紛窮詰，不肯自休，而曰吾格物也。

此大學人道之門也。有是理乎。程朱格物之說。自天地萬物之理。身心性命之故。以及名物象數之變。無不究其所當然。窮其所以然。所謂細大不遺。本末具舉。建諸天地而不悖。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今舉六德、六行。置不復講。但學習六藝。無怪其以聖賢爲不足畏。以性命爲不足道。叫囂紛拏。拍案鼓掌。以狂噬天下後生也。艾東鄉曰。李卓吾書一字一句皆可殺人。今習齋之說亦可以殺人也。而四方嚮和者。方靡然不知所止。可慨也夫。

說

著述說

二程夫子最爲朱子所尊信。而二程夫子所解四書。朱子所改正者已多。大凡前人之說有未妥者。不妨從而改正之。前人之說有未明者。不妨暢快言之。此爲發前人之所未發。前人當必得我而快意焉。此朱子之大有功於前賢。大有功於後學。而至今學者稱朱子集諸儒之大成。無異孔子集羣聖之大成。並未議朱子改程子之說以爲非者。蓋理惟求其一是。道理者。天下萬世之所公共也。學以講而後明。朱子之書。其中或有未定之論。及門人從旁竊記之訛。後之學者。其所講論。或有補於朱子之所不及。朱子之所未備。卽所謂發朱子之所未發。而朱子亦必快意於我之有斯言。又何嫌乎。卽如朱子四書集註。朱子日日改。月月改。年年改。至大學誠意章爲朱子絕筆。則大學誠意章以後及中庸論孟。朱子之所未改者。

正多矣。朱子嘗曰：文字頻改則愈佳。又曰：不用某許多功夫，亦看某的不出，不用古聖賢許多功夫，亦看古聖賢的不出。又自笑云：那得箇人如此著述，後之學者果能用朱子許多功夫，並用古聖賢許多功夫，終日讀，終日講，終日改，是朱子之所深許者也。而其人我則未之見也。

同姓不爲婚說

禮曰：同姓不爲婚。大清律載：凡同姓爲婚者，主婚與男女各杖六十，離異，婦女歸宗。是同姓之不可爲婚明矣。陳司敗曰：君娶於吳，爲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孔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是孔子之所不許彰彰矣。夫古人娶同姓，猶諱言之，而人仍指摘之。今人則公然結婚矣，亦無有人告之以不當然者。抑知時有古今，而倫常之在天地，寧有古今乎？程夫子曰：凡同姓相見，但當致親親之意，而不可序長幼以拜。蓋恐其尊卑失次也。夫序長幼以拜且不可，而顧可結婚乎？禮記曰：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夫買妾細事也，且慎之如此，況夫婦爲人道之始，顧可以或苟乎？不知其姓且卜之，况明知之而可昧之乎？古之婚者曰秦晉矣，不聞其秦與秦爲婚，晉與晉爲婚也。曰朱陳之好矣，不聞其有朱朱之好，陳陳之好也。何不顧名而思義也？吾邑張姓爲多，又均係大族，結婚者往往而有，但往日既誤，今日豈可再誤。嗣後當猛然警省，永勿復行，使他姓亦聞而化之，或亦厚風俗，正人心之一端也。故作是說。

親喪不可久停說

古者三日而殯，三月而葬。蓋謂死者以入土爲安，初非爲子孫富貴福澤之資，以求死者之福蔭也。近世

惑於風水之說。欲卜美地。只圖一己之富貴。不顧親喪之暴露。或有停至數年者矣。有停至數十年者矣。水火盜賊皆足爲慮。而彼漠然弗恤也。故親喪在家。生員童生公然出而應試。進士舉人公然出而仕宦。夫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在家爲孝子。斯在國爲忠臣。斷未有不孝於親而能忠於君者也。今宜酌爲定例。童生。生員親喪未葬者。不准應試。舉人。進士親喪未葬者。不准入官。凡生童之考試。科甲之銓選。俱令鄰佑具甘結。地方官具印結。並無停喪者。乃爲合例。若有停喪。則應試。謁選。俱不准行。如是。則家無久停之喪。所以教孝者在是。所以作忠者在是矣。

正誼堂文集卷之十

議

張迪宜配享啓聖祠議

向余於啓聖配享習而未考。意以爲周、程、張、朱之父咸與焉。乙酉夏。以濟寧僉事。催漕至臨清。謁文廟。拜聖殿。並拜啓聖祠。見配享者爲周、程、朱、蔡。而無張位。心竊疑之。以爲或臨清之廟偶爾也。及至濟寧。亦復如是。然猶未敢信。又至曲阜。復相同。而位置更有未安。程居上。蔡次之。周又次之。朱又次之。其不及張也。與他邑同。隨向衍聖公言。當爲易置。及回濟。因考從前並未奉有張迪從祀廟庭之文也。前代嘉靖時。議享祀禮頗備。不知何爲有此缺典。豈偶未及耶。抑別有說耶。余謂張載與周敦頤倡明正學於聖遠言湮之後。俾孔孟道脈斷而復續。其所著西銘正蒙。與周子太極圖說通書。並採入性理大全集中。今我皇上允羣臣請。鄉會試士以此書命題。學士家尊之與五經四書等。具有功於斯道甚大。而推溯篤生之自。則其父張迪也。人因道重。張載久居從祀之列。父以子崇。張迪何獨遺啓聖之祀。周、程、張、朱。其爲宋室醇儒同也。其從祀孔子廟庭同也。周、程、張、朱之子孫。其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同也。乃周、程、張、朱而推恩於其父。而張迪獨不得以父而食報於其子。揆諸張載之心。得毋有隱恫乎。我朝崇儒重道。如周公、閔子、子路、子

賈其子孫俱賜博士。且令世襲。甚盛典也。而可令啓聖配享有闕而未備歟。或以張子之父未有所考耶。按張子之父諱迪。世爲大梁人。宋神宗朝。仕爲殿中丞。知涪州。卒於官。其子載。幼貧。不能歸。乃僑寓於鄆縣橫渠鎮。因家焉。是載與二程同爲河南人。而載實爲二程表叔。雖迪治涪之政不可考。觀其卒於官。至貧不能歸。則其居官之清廉亦可見矣。今宜急爲陳請。與周程朱蔡之父並配享啓聖祠。使天下之人。知周公閔子子貢子路之子孫俱得世爵。是從前數千年未有之曠典。自我皇上行之。張載之父張迪得配享啓聖。是從前數千年未備之缺典。自我皇上舉之。傳之後世。不益頌皇上之盛美於無窮哉。端賴當道大君子留意焉。更有請者。朱子世爲江南婺源人。以父官福建尤溪而生朱子。遂家於閩。故今婺源既有博士。而建安亦有博士。是兩地並重也。今張子之後。止鄆縣有博士。大梁乃未有博士。得毋猶屬缺典乎。若並請張子子孫世居大梁者。再賜五經博士一員。皇上亦必允行。則恩外加恩。無不全不備之憾矣。

治河議

善治水者。爲水大能治之使小。水小能治之使大也。水大能治之使小。所以除水之害也。水小能治之使大。所以資水之利也。然古之治河也。易。今之治河也。難。古之治河。止以除水之害。今之治河。兼以資水之利。惟其止以除水之害。故禹之治水。使水以四海爲壑。而已無餘事。惟其兼以資水之利。故不得聽其所之。使必曲折回旋。致其水爲有用之水。而其餘乃歸於海。此善治水也。若竟聽其所之。即不得資水之利矣。然使曲折回旋。致其水爲有用之水。而餘不使之歸海。則資水之利。而究不免於受水之害。烏觀所謂

善治水者乎。我國家歲漕東南數百萬以實京師。所藉者會通河一綫之水。方其旱也。運道乾涸而漕病。及其潦也。潰溢衝決。民病而漕亦病。所貴乎善治水者。使水不至於甚大。而堤岸無漫溢之虞。民田免淹沒之患。使水不至於甚小。而運河不至於淺涸。糧艘不至於艱阻。斯已矣。何今之不然也。予於癸未年。始膺簡命。受治河之職。適遇雨潦。堤岸在在漫溢。民田處處淹沒。予以奉上憲之命。兩次監收截留漕米。勢不得兼營。是水大不能使之小。予之職有未盡也。迨至甲申。又遇亢陽。河水處處淺涸。糧艘在在艱阻。予極力設法。多方處置。糧運幸得無誤。是水小不能使之大。予之職又有未盡也。夙夜兢兢。日求無負是職而不能。乃博覽羣書。考古人治河之方。又徧歷河干。觀古人已然之蹟。乃知尙書宋禮分水南旺。其法雖善。而猶有所未盡。考元李惟明改作東大閘。記略曰。昔汶不通洸。國初歲丁巳。奉符畢輔國請於嚴東平。始於汶上之陰。堰城之左。作一斗門。遏汶水入洸。至任城。汶由是有南入泗。淮之派。後都水少監馬之貞。於其東作雙虹縣門。閘虹相連屬。分受汶水。旣又以虹石水易圯。乃改其西虹爲今閘制。通謂之東閘。謂輔國所作斗門爲西閘。西閘後改作址高。水不能入。獨東閘受水。汶水盈縮不常。歲常以秋分役丁夫採薪積沙於二閘左。絕汶作堰。約汶水三之二入洸。至春全遏餘波以入。霖潦時至。慮其衝突。則堅閉二閘不聽其入。水至徑壞堰西循故道入海。故汶之堰歲修。延祐五年改作石堰。五月堰成。六月爲水所壞。水退亂石齟齬壅沙。河底增高。自是水歲溢爲害。至元四年秋七月大水潰東閘。突入洸河。兩河罹其害。而洸亦爲沙所塞。非復舊河矣。初之貞爲沙堰也。有言作石堰可歲省勞民之貞曰。漢曹參作與原山石壩。

常爲漲水所壞。時復修之。汝魯之大川。底沙深闊。若修石堰。須高水平五尺。方可行水。沙漲淤平。與無堰同。河底填高。必溢爲害。縱竭力作成。漲濤縣注。傾敗可待。晉杜預作沙堰於宛陽。遏白水溉田。闕則補之。雖屢勞民。終無水害。固知川之不可塞也。且曰。後人勿聽浮議。妄興石堰。終困其民。壅遏漲水。大爲民害。重修堰城。因自作記。勒其言於石。至後果如其言。是年九月。都水監馬元公來治會通河。行視至堰城。謂衆曰。堰城。洸汝之交。會通之喉襟。開壞河塞。上源要害。役有先於此者乎。於是用前監丞沈溫公關爲一大閘之議。命壕寨官梁仲祥、李讓計。徒庸度材。用。量事期。以狀上中書。卽從其請。明年二月。命工入山取石。鍛灰。市物於有司。經營揆度。畫圖指示。以舊址弊於屢作。改卜地於其東。掘地及泉。降汝河底四尺。順水性也。閘成。予爲敍導汝始末。會通源委。以見堰城之水利喉襟。且表出馬公之言。以爲鑒。觀於此記。知堰城之宜閘。則知戴村之宜閘矣。知沙壩之爲善。則知石壩之爲不善矣。又李惟明濬洸河記略曰。至元六年。監丞宋公委壕寨官岳聚統奉符。汝上二縣夫六千餘濬洸河。底闊五步。上倍之。深五尺。未閱月。工畢。而深固堅完。洸河旣濬。宜今閘司嚴飭閘版。謹度閘口。絕塞沙源。勿令流沙上漫入洸。俾洸常受清水。以輸注南北。不然。以歲益無窮之汝沙。注新濬有限之洸河。數年之中。余恐淤墊有甚於今日矣。梗漕勦民。後將有不勝洶濬之患。觀於此記。則知閘之可以納清流而避淤沙。司閘者宜嚴而不可或忽也。明商輅堰城壩記略曰。成化戊寅。工部尙書郎張君克謙奉命治河。歷觀舊迹。首修金口堰。以石易土。不數月告成。又以堰城舊址河闊沙深。艱於用力。乃相西南八里許。其地兩岸屹立。根連河中。堅石縈絡。比舊

址隘三之一。於此置堰。事半功倍。命工淘沙鑿底石掌平。底之上。甃石七級。每級上縮八寸。高十有一尺。中置巨細石。煮秫米爲糜。加灰以固之。底廣二十五尺。面用石版甃二層。廣一十七尺。袤一千二百尺。開甃口七。各廣十尺。高十一尺。置水版啓閉。遇水漲啓版。聽從故道西流。水退閉版。障水南流。以灌運河。茲堰東置閘。爲二洞。皆廣九尺。高十一尺。中爲分水一。旁爲雁翅二。亦用版啓閉。以候水消漲。漲則閉版。以障黃潦。消則啓版。以注清流。洞上覆以石。石之兩旁。仍甃石。高一十有八尺。中實以土。與地平。俾水不致南侵。洸河免於沙淤。觀於此記。知建石堰。須置版啓閉。水退閉版。障水南流。以灌運河。水漲啓版。聽從故道西流。是水去而沙亦與之俱去。自無河底墊高。水溢爲害之患矣。水漲則閉版。以障黃潦。消則啓版。以注清流。自無沙淤。運河歲歲挑挖之患矣。此古人制度之盡善可法。而可傳者也。何尙書宋禮之改河。猶未深察乎此也。改河南旺。分水南北。以濟漕運。此宋禮之功。不修石閘。相時啓閉。任水南流。以致運河沙淤。歲歲挑挖。遂貽山東無窮之害。宋禮亦有不得辭其咎者矣。然則改河之初。水不過數丈。其入鹽河也順。赴南旺也逆。且築壩戴村。以備分洩。故坎河口不歲築沙堰。及遇水漲。盡皆衝去。水之趨海也多。至南旺也少。山東運河兩岸之州縣。猶未爲大害。迨其後。河日刷寬。其赴南旺也易。入鹽河也難。萬恭又壘石爲灘。潘季馴復築石爲壩。而其爲害始大矣。夫汶河之水。原由坎河口入鹽河。以達於海。是以海爲壑者也。自石壩旣築。而於石壩之北。又高築土壩。遂使水不得歸海。盡趨南旺。以運河一綫之渠。豈能容汶河汎漲之水。漫決橫潰。敗壞民田。勢所必至。是水不以海爲壑。而直以山東運河兩岸之州縣爲壑也。且不

獨以山東運河南岸之州縣爲壑。而並以直隸、江南運河南岸之州縣爲壑也。張純守戴村壩論略曰：每遇水潦，須決坎河口以殺之。殺之不足，則開滾水壩。又不足，則開減水諸閘。或披之入海以分其勢。或蓄之入湖以納其流。微則盡塞，令餘波西歸於漕。是決坎河口之宜急。初不以既有滾水壩而遂不開坎河口也。今則不決坎河口矣。且於坎河口高築土壩矣。故每逢水潦，先淹汶上，積水既高，一遇衝決，並淹東平。且南而濟寧、魚臺、鉅野、嘉祥，以及江南之徐州、沛縣等處。北而東昌、臨清，以及直隸之清河、故城等處，皆所不免。又何怪乎民生之受害無窮也。夫昔日之守壩也，守戴村壩則決坎河口。此古人之神明變化，妙運於一心者也。今之守壩也，守戴村壩而並守坎河口壩。此後人之執泥悖謬，膠固而不通者也。或曰：坎河口石壩亦足洩水矣。安在水之不歸於海也。不知坎河口石壩僅百十丈耳。以數百丈之汶河，僅恃此百十丈之石壩以洩之，且高出三尺而後洩之。其所洩亦有限矣。安能殺汶河之勢哉。由此觀之，是山東以及江南之諸州縣，連年屢被水災者，一由於汶河隄岸不修之故。一由於戴村壩入運之汶河太寬也。寧陽汶河南岸有石梁口，最稱險要。一遇沖決，山東、江南並受其害。至康熙四十一年、二年，爲害更烈。而汶河南岸之沖決者，又不止石梁一口。又有桑家等口，俱被沖決。所以淹沒之慘，較往昔而倍甚。去歲已奉河憲飭行該縣堵築矣。今年雨水稀少，河水又無大漲，幸未沖決。然而不可恃也。昨親往巡視，見堤甚單薄，且係頂沖，而離堤數十丈內，有高阜之地，可以加築越堤。又見石梁口上下堤岸殘缺者甚多。若於石梁口加築越堤，再於桑家等口堵築堅固，於沿河一帶堤岸加幫高厚，則山東以及江南之諸州縣

可永無水災矣。夫堵築石梁等口，加幫汶河堤岸，非有浩大工程，難以奏績也。爲費無幾，而造福無窮，從來皆以因循悞事，迨至沖決，卽欲補救而已無及。直至十數州縣被淹之後，而始行堵築，則何益哉。何言乎戴村壩入運之汶河太寬也。今南旺分水口，往南例係三丈，往北例係七丈，合南北運河總計之，不過十丈寬。而戴村壩之汶河，乃有數百丈寬，以數百丈之汶河，盡注於十丈寬運河之內，欲其不沖決堤岸，汎濫民田也得乎。宋尙書旣分水南旺，築壩戴村，留坎河口不壩者，所以備分洩也。今則坎河口不能洩水，勢必盡趨於南旺，汎濫於運河，沖決堤岸，淹沒民田，不此之圖，乃欲開忙生閘及馮家大壩，夫欲開忙生閘及馮家滾水大壩者，將欲使汶上竟不受淹乎。抑欲使鉅野、嘉祥、濟寧、魚臺等十數州縣同汶上一併受淹乎。且馮家滾水大壩，所以障蜀山湖之水，非以洩蜀山湖之水也。特水大有餘，則洩之耳。故無論馮家滾水壩不當開，卽利運閘亦不當開也。無論忙生閘不當開，卽十字河亦不當開也。何也。水宜洩於北，不宜洩於南。南固未嘗乏水也。竊聞從前一遇伏秋，無論水之大小，輒開利運閘、十字河，將水盡往南放。所以北河一帶，每遇天旱，糧船卽爲淺阻。濟寧、魚臺等處，無論旱潦，田沈水底，數十年不得耕種。余到任後，聞之駭然，乃嚴飭河官，不許開利運閘、十字河。又差人專守利運閘，使水不得南行。差人守柳林閘，盡啓十里閘版，放水北行。且開八閘、月河，以放微山湖及昭陽湖、南陽湖之水。所以北河無淺阻之虞，而濟寧、東南、魚臺等處之田，盡皆涸出。不知者猶曰：今年天旱，故田地得以涸出。獨不思諸處田沈水底，已經十數餘年，豈從前十數年來盡屬雨潦之年乎。何不亮之甚也。善哉。潘季馴之言曰：治河者無一勞

永逸之法。止有補偏救弊之法。於今日而施補救之術。惟有做堰城閘壩之制。建石閘。石壩。乃爲萬全。但工程浩大。一時難成。其次莫若先於戴村汰河兩岸築土壩。用埽裹頭。中留二十丈口門。引汶水達南旺。濟運。餘水俱由鹽河下海。俟石閘修完。將此二十丈亦行堵閉。如是。則蜀山。南旺。二湖不得盈溢。忙生閘。馮家壩。俱不必開矣。或曰。餘水俱由鹽河入海。東平州獨不慮淹沒乎。予曰。東平州原有鹽河兩岸堤工。故民不受水患。奈年深日久。傾圮剝削殆盡。而鹽河之底沙淤日高。所以邇年以來。屢被水災。今將兩岸堤工加幫高厚。則水有所束。尙慮汎濫於民田乎。或曰。加築堤岸。東平州可以不淹矣。獨是使水俱由鹽河下海。僅留二十丈口門。達南旺。濟運。東昌一帶。運河不虞水小乎。予曰。不然。有張秋。棗林河。沙河在昔。宋尙書旣分水南旺。又以北河水小。於張秋西南開汶河一道。上達汴梁。於金龍口建壩。分黃河之水。達於張秋。原爲北運慮也。有明宣德五年。平江伯陳瑄言。自臨清至安山。漕河夏水淺舟艱。張秋西南原有汶河通汴。舊常遣官修治。遇水小時。於金龍口堰水入河。下注臨清。以便漕運。比年缺官。遂失水次。漕運實難。乞仍其舊。上從之。正統元年。漕臣會議。復言。金龍口水接張秋。是引水通運之處。宜令工部委官一員巡視提督。遇有淤塞。會同河南三司鳩工疏濬之。上命允行。是張秋分黃濟運。成績班班可考。運河不憂淺涸。而張秋河之爲害於地方者。以其壅塞故也。徐有貞沙灣治河三策。一置造水門。臣聞水之性可使之通流。不可使之湮塞。世之言治水者雖多。然於沙灣獨樂浪王景所述制水門之法可取。蓋沙灣地土皆沙。易致塌決。故作壩作閘皆非善計。臣請依景法爲之。而加損益於其間。置門於水。而實其底。令水

常五尺爲準。水小可拘之以濟運。水大疏之使趨於海。如是則有通流之利無壅塞之患矣。一、開分水河。凡水勢大者宜分。小者宜合。分以去其害。合以取其利。今黃河之勢大。故恆衝決。運河之勢小。故恆乾淺。必分黃河合運河。則可去其害而取其利。請相黃河地形。水勢於可分之處。開成廣濟河一道。下穿濮陽。博陵。二泊及舊沙河二十餘里。上連東西影塘及小嶺等地。又數十餘里。內則有古大金堤可倚以爲固。外則有八百里梁山泊可恃以爲泄。其新置二閘亦堅牢。可以宣節之。使黃河水大不至汎濫爲害。小亦不至乾淺以阻漕運。一、挑深運河。臣惟水行地中。避高趨卑。勢不能遏。故河道深則能蓄水。淺則勿能。今運河自永樂間尙書宋禮卽會通河浚之。其深三丈。但以流沙恆多淤塞。後平江伯陳瑄爲設淺鋪。又督軍丁兼挑。故常疏通。久乃廢弛。而沙河益淤不已。漸至淺狹。今之河底乃與昔之岸平。其視鹽河上下固相縣絕。上比黃河來處亦差丈餘。下比衛河接處亦差數丈。所以取水則難。走水則易。誠宜浚之如舊。弘治五年。河決金龍口。潰黃陵岡東北入漕河。遣工部左侍郎陳政治之。未幾政卒。陞浙江右布政劉大夏爲右副都御史。往治決河。七年。河復決。張秋從沙灣之下十里潰東堤入海。運河水涸。盡入決口。漕舟不通。復遣太監李興。平江伯陳銳。協同大夏督治。山東按察使司副使楊茂元奏。張秋之役。官多而責任不專。供億甚鉅。乞取太監李興。總兵陳銳回京。專任都御史劉大夏以責其成功。八年。塞張秋決河功成。然亦暫時之安耳。本朝順治七年。黃河決荊隆口。荊隆口卽金龍口。趨張秋城南。馬星海。甜瓜口。沙灣。戴家廟。迤西堤岸並決。水由大清河入海。張秋工部分司閹廷謨率捕河通判方聖時督官夫修治。九年。黃水

又大溢。力不能施。工役暫停。廷謨亦得代去。著決口行漕圖說以貽後官。至十三年。荆隆決口塞成。張秋決口並塞。是數十年來止以塞金龍口爲事。專避黃河之害。而開封至張秋一帶之河。遂廢不修。日漸淤塞。運河隨失其利。而曹州、鄆城、鉅野、嘉祥、濮州、范縣之水。不能入運。遂汎濫不可治。而南北均受其害。皆由於張秋之沙河、棗林河。不可開濬故也。總之前此諸公。日以開金龍口爲議者。欲堰黃水入漕濟運。是計及運河之利。而未嘗計及於黃河之水之爲害也。後此諸公。日以堵築金龍口爲事者。又止知避黃水之害。而未嘗計及運河之利也。或曰。金龍口既經堵築矣。黃河之水已絕。是卽開沙河、棗林河。安所得水濟運乎。予曰。不然。曹濮之間。未嘗無水也。張秋西南諸邑。水利。其源自黑羊山、鹽淵等坡而入濮者。爲魏河。其源自鹽滑、青龍等坡而入濮之董家橋者。爲洪河。其源自曹州而入濮者。爲小流河。三河合流於濮之東南。出楊二莊橋。入范縣竹口。又東逕張秋城南。過道人橋入運。又有源自曹濮、范縣、回龍廟而來者。爲清河。亦名水保河。有源自定陶逕曹州新集而來者。爲天鵝坡之水。有源自鄆城出五岔口而來者。爲廩邱坡之水。俱入西裏河。逕黑虎廟、楊家橋。至沙灣小閘。入運河。方張秋之未決也。津流逕通。直抵運道。及張秋屢決。高築堤堰。視其下流。而故渠亦往往湮廢。故曹州、鄆城、濮州、范縣。遂苦水患。而鄰邑之受害者。亦無窮。今惟將此二河開通。不惟諸州邑之水患永除。民生可蘇。而國家漕運亦賴以永濟。或曰。開此二河。固可除諸邑之水患。可濟漕運之淺蹇。但一遇雨潦之年。運河水大。再加以諸州邑之水。滙聚於沙灣堤岸。可保無虞乎。予曰。有五空橋減水壩在。但今壩底太高。不能洩水。宜去面石二層或三層。使遇水

大由此洩入鹽河下海。再將大感應廟東建減水壩十丈寬。以洩運河有餘之水。則堤岸可保無虞。再將沙河之上源分一支由陽穀之官窪口入運。再分一支由聊城之龍灣入運。且將聊城之減水閘四座俱行開通。以洩運河有餘之水。使入徒駭河。由漯河入海。孟子曰。禹疏九河。瀋濟漯而注之海。卽此是也。由聊城而北。博平縣境又有減水閘五座。亦所以洩運河有餘之水也。將此閘亦行疏通。則水之入海者益順矣。最可異者。聊城之徒駭河。濮州。范縣之魏河。洪河。小流河。皆有利於運道。有益於百姓。急宜開濬者也。而乃以爲有礙運道。無容開濬。夫張秋。東昌一帶之運河。每苦於水小。則開魏河。洪河。小流河。由沙河入運。以濟漕河之淺。利運道乎。礙運道乎。若一遇河水汎漲。則開聊城之減水閘。由徒駭河洩之入海。而堤岸可保。民田不淹。利運道乎。礙運道乎。至開忙生閘。牛頭河。有礙運道者也。而乃以爲常開。夫忙生閘。永通開。爲牛頭河之上源。而運河底高。牛頭河窪下。忙生閘。永通開。一開。運河之水必至乾涸。此固人人所共知。共見者。又何必多此無益之費也。欲開牛頭河者。必先淹汶上。後淹鉅野。嘉祥。濟寧。魚臺。以及江南之諸州縣。此治其末而均受其害者也。水以海爲歸。治戴村壩。開坎河口。使水由鹽河下海者。汶上不受水害。而鉅野。嘉祥。濟寧。魚臺。及江南之諸州邑。俱不受害者。此治其本而均享其利者也。救民者何不使均享其利。願使均受其害乎。且均受其害。又何益於汶上乎。此愚一得之見也。

西北水利

西北水利。在黃河之北者。莫大於沁河。沁河發源於山西。由河南懷慶府武陟縣入黃河。若於木藥店做

金口壩、金口閘、堰城壩、堰城閘之制修成開壩。冬春俱係清水。則閉壩開閘。引清水入內河。夏秋水發。恐有混濁。則閉閘開壩。放入黃河。總之。清水則引入內河。濁水則放入黃河。不使涓滴入內河。由木欒店以下至陳橋。由陳橋至黃陵岡。至張秋。若運河水小。則使之入運河濟運。由臨清至天津下海。若運河水大。使之由五空橋穿運河入鹽河。至濟南府雒口下海。或由雙河集引入牛頭河。由濟寧魚臺至微山湖。如水勢仍大。使之由荊山口、彭家河、貓兒窩、過駱馬湖入中河濟運。而中河之尾。仍使之由鹽河下海。如駱馬湖水勢仍大。則使之由西寧橋河、由宿遷、桃源、清河、安東、沐陽、海州、五港口下海。由木欒店以至五港口。凡有可以開通河道、挑挖溝洫、灌漑民田者。皆可作爲水田。而河北之水利溥矣。西北之水利。在黃河之南者。莫大於淮河。淮河發源於河南桐柏山。由開封、歸德、亳州、鳳、泗至天妃廟上出清口。此古之小清口也。古黃河在清河縣之後。淮水出小清口。獨行五六里。至大河口。黃河由清河縣後。亦獨行至大河口。淮合於黃。黃合於淮。是爲黃、淮交會處也。是小清口至大河口。淮、黃交會處尙有五六里之遙。黃水安得逆流而上倒灌清口乎。今則黃河已遷於清河縣之前矣。黃、淮交會於清河口。黃水直衝清口。故歷年以來。總不免於倒灌之患。倒灌洪澤湖。則淤洪澤湖。倒灌運河口。則淤運河。黃水小灌則小害。大灌則大害。或歸咎於黃之強。或歸咎於淮之弱。總未有以治之而使之不爲害也。愚不自揣。欲將清河口堵閉。使淮水獨入運河。由天妃廟後離河稍遠之處。開引河一道。穿過堤北。於堤河適中之處。使之直往東行。至鮑家營河口對過。開河口放入黃河。則黃水既無倒灌之患。而糧船由清江浦至天妃廟後。御示閘對過。

再開引河一道。入新河出口過黃河。較之出舊清河口。又覺順便矣。且黃水卽有倒灌。一入引河。自往東行。而不能西行。若慮新河一時不能寬深。恐不足以洩淮水。則將舊清口之西。御壩之東。開引河一道。建閘一座。淮水大時。啓版放入黃河。黃水大時。閉版以拒黃。不使倒灌。洪澤湖蓄洩有方。似屬妥便。但此時淮河由開封至歸德。久經淤塞。必大加開通。中閒凡有可以開通河道。挑挖溝洫。灌漑民田者。皆可酌量行之。至運河口之東。有可以開河引入高家堰內灌漑民田者。則酌開河道。多挑溝洫。使高堰之內盡成膏腴之田。再將清江浦覺津寺舊名禮度寺。東運料小河閘座修理堅固。仍將運料小河盡行疏通。以至海口。由此放水。可以灌二百餘里之民田。再於淮安之西。舊柳溝河開通引水灌田。再於淮安之南。劉均溝、涇河、濶河、子嬰溝。盡行開通。並將鳳凰橋、人字河、芒稻河、白塔河。盡行開通。引水灌田。餘水下海。於運河兩岸各閘壩。俱行修理。以備蓄洩。則高寶湖水可以放入運河。運河之水亦可以灌田。此無窮之利也。觀沁河、淮河之可以分流灌田。則各省凡有清水之處。皆可以設法灌田。而水利益溥矣。是在後之君子講求而酌行之耳。

引沁入運。予任濟寧道時。曾條陳河憲。蒙委筆帖式察壽確查明白。又蒙委北河廳鄧之琮丈量估計銀十四萬兩。後以予陞江南臬司。未經具題。淮河自開封至歸德一段。二十年前。每奉新撫臺到任。卽議挖河。後有阻之者。因不果行。

救荒事宜十條

賑濟

極貧賑濟。或散米。或煮粥。無容贅矣。然賑法須公。今查饑民止委鄉保。地方此輩多奸滑作弊之人。或借名造冊。或斂錢始得入冊。而真饑者反不得入。此查饑之弊。不可不知也。宜令鄉地既報之後。於紳衿中擇其品望公正者。加以隆禮。使之查核。必令得實。然後有濟。然饑民又不可一概定也。或有此月饑而下月可以存活者。則去之。或有此月猶可存活而下月饑餒。則增之。務使人人得生。不至饑死而後已。現今養濟之令。自今年十月。養至明年七月。共十箇月爲止。此十箇月之中。若限定數目。分定月分。所養之人反少。若不限數目。惟以每月之饑不饑爲憑。則十二月。正月不妨多養。至五六月可以少養。則所活者實多。林希元荒政叢言陳二難三便。而終之以戒拘文者。此也。

賑糶

次貧賑糶。卽今之各州縣減價平糶者是也。然其中亦有當審慎者。須是查明眞係次貧之民。方許糶減價之米。若無論貧富。人人得糶。富者或得賤買而貴賣。而貧人之受惠者少矣。宜照賑濟之法。每家若干口。每月需米若干斗。每月止許糶減價之米若干。富民既不許概糶。而次貧之民亦不許多糶。如是。則沾惠得均。庶免詐冒假託之弊矣。

賑貸

稍貧之民宜賑貸。卽今各州縣之借用倉穀是也。而亦有當酌者。每見紳衿大戶及豪強有力之徒。平日

結交官吏。官吏等或喜其附己。或力不能制。一遇借穀之時。巧爲夤緣。有借三五石者。借至三五石者。且有借至三五百石者。展轉糶賣。止圖一己之利。罔卹百姓之苦。多一繼富之穀。卽少一周急之穀。此稍貧之民。不可不力爲查核也。宜令計口授穀。每戶若干口。每日需穀若干斗。每月亦止許照數借領。不許多支。亦給印票。執票赴領。仍勸諭蓄積之家。許行出利借貸與人。候豐熟之日。令其償還。如有奸猾之人。不肯償還者。州縣官爲理索追比。不令逋欠。則人之借貸者多。窮乏之活者必衆矣。

擔粥法

極貧之民宜賑粥。然賑粥惟官長行之。而紳衿富戶鮮有行之者。非盡無惻隱之心也。有所畏而勢不能爲耳。蓋施粥之名一出。人來必衆。此人得食。而彼人不得。則彼人怨。今日得食。而明日不得。則明日怨。本月得食。而下月不得。則下月怨。恩未結而怨已隨之。所以雖有其心。而不敢見之施行也。然則隨力賑粥。使人感恩而不怨者。豈無道乎。今設爲擔粥之法。富家有力願施粥者。每遇風雪寒冷。難以求食之日。煮粥一擔。令人肩挑粥擔。隨處給食。食畢則已。明日再煮。陸續挑給。擔粥者衆。則全活者多。且無斂怨爭擠之患矣。又風雪之日。饑民不能出門戶。每人量給粥一頓。俟天氣和煖。方能出門營求。此在富者所費有限。而貧者續命已多。若給食至於數十戶者。地方官亦卽申報。酌行獎勵。

勸捐

一、立獎勵之法。蓋地方雖有富戶。未必人人好義樂施。必得上人獎勵勸勉。則有所慕而爲善益力。宜諭

富戶各量力捐施。有捐之極多者。爲一等尙義之民。撫臺給匾旌獎。有司宜加隆重。次者爲二等尙義之民。知府給匾旌獎。再次爲三等尙義之民。州縣給匾旌獎。若有破格多捐。爲人所不能爲者。則申詳撫院具題旌獎。

安流民

一、流民當互相養濟也。每十人爲一排。或多一二人。或少一二人亦可。立一排頭。來者卽令著落排頭。如來者多。再分排頭。令聚一處。晝則各出分路求食。夜仍聚會一處。或庵觀寺院。令排頭代爲料理。而以僧人董之。蓋恐流來人多。或有死亡。拐帶盜竊爭鬪事故。有此著落。如佃戶之依里主。行旅之依店主。自帖然得安。至於男女又當分別。寺院有男僧者。令其收養流來之男人。無妻女者。庵觀之有女尼者。令其收養流來之女人。無男夫者。如一家有男女數口者。不得分別折離。或於寺觀。或於各鄉村處所。查設空閒房屋以處之。以耆老鄉約主其事。然流民又宜各州縣均爲安插也。使此處安插。彼處或不安插。則此處之聚集必多。必有不能周全之虞。惟各處均爲安插。則養濟自易。而人亦無擁擠之患矣。

稽察

人之饑餓而死者。必數日不得食而後死。斷無一二日不得食卽餓死之理。宜令流民頭或僧人稽察。有真正一二日不得食者。卽爲稟官給粥一頓。使能行走。再令出門求食。若居民。則令耆老公正者會同鄉地不時稽察。真正一二日不得食者。卽令報所在官長令給粥一頓。至風雪之日。寒冷不能出門求食者。

尤宜稽察報明所在官長。或量給米升合。或量給錢數十文。或用擔粥法煮以食之。但要每日留心。如有凍餓而死者。卽報明所在官長。捐棺木以埋之。如先不稟明。幾日不得食。而卽稟報餓死者。嚴加治罪。如地方官凍餓死。人不行申報者。以匿災論。如有隆冬真正無衣者。令耆老會同鄉地查明。報所在官長。捐給綿衣。流民亦如之。或者老確查明。稟所在官長設法捐給。或勸諭紳衿富戶。酌量多少捐給。如此。則所費者少。而所活者多矣。

收養

一、鬻賣子女者。原非得已。蓋舉家飢餓。束手就斃。不如割愛以甦旦夕之命也。且買者必有糧之家。賣者必得食矣。今凡賣子女者。責令地方官捐俸代爲回贖。此雖軫念貧民。曲爲完聚之法。但富室有力之家。不肯再買。而災黎窮困之極。必有遺棄道路而凍餓以死者。今宜令如有窮苦零丁。不能自存者。許令親戚收養。如無親戚者。鄰里養之。或所至之處。有願收留者。任其收留役使。與僱買人同。而人多不肯收養者。誠恐歲歉代爲收養。至年豐。伊又將竟回本家。不爲使令。故不肯收養耳。今宜官給之券。聽其自定限期。以若干爲滿。其有遺棄孤兒。人家收養長大者。卽令拜所養爲父母。豐年不得歸還本家。著爲定例。蓋父母生之。而不能養。此能養之。卽亦父母矣。則人之收養者自多。而孤兒庶免凍餓而死。此兩全之道也。

掩埋

一、骸骨不可不急爲掩埋也。昔文王澤及枯骨。況現經飢餓而死者乎。每見有拋棄骸骨。日色暴露。甚爲

可慘。宜嚴飭城關各鄉約、地人等。凡街市道路田閒。有拋棄骸骨。俱令掩埋。以順生氣。蓋災禔之後。每當疫疾。皆因餓死人多。瘴氣薰蒸所致也。一經掩埋。不惟死者得安。而生者亦免災沴之禔矣。

禁戲

周禮以十二荒政聚萬民。九曰蕃樂。註曰。閉止樂奏也。飢饉薦臻之時。流離滿道。何心樂此乎。是以嚴加禁止。蓋人方愁苦衣食之不暇。我乃演戲以取樂。無論向隅者所不願聞。恐天地神明亦必不佑矣。何如省其費以濟民之爲得乎。自禁之後。如有搭臺及宴賓。仍前演戲者。每日罰穀十石。計日增加。立比入倉。賑濟飢民。既可化無用爲有用。亦可變游惰爲勤慎矣。

正誼堂文集卷之十一

傳

許魯齋先生傳

先生名衡，字仲平，懷慶之河內人。號魯齋。幼有異質。七歲入學，受章句。問其師曰：「讀書何爲？」師曰：「取科第耳。」曰：「如斯而已乎？」師大奇之。少長，以家貧爲郡從事。見州縣追呼旁午，歎曰：「民不聊生矣，遂棄去。」時中土困於戰爭，民轉徙無所。學無師授，又艱得書籍。先生嗜學如飢渴，嘗從日者家見書疏義，因手鈔以歸。既逃難岨嶠山，始得見王輔嗣易說。先生夜思晝誦，身體而力踐之。常暑中過河陽，渴甚，道有梨，衆爭取啖之。先生獨危坐樹下，或問之曰：「非其有而取之，不可。」人曰：「世亂，此無主。」先生曰：「梨無主，吾心獨無主乎？」轉魯留魏，人見其有德，稍稍從之。居三年，亂且定，乃還懷。往來河洛閒，從柳城姚樞得伊洛程氏、新安朱氏書，與樞及竇默相講習。凡經、傳、子、史、禮、樂、名物、星歷、兵刑、食貨、水利之數，無所不講。其教人，無大小皆自小學入，從事於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爲進德基本。篤信力行，以其身先之。嘗與子書曰：「小學四書，吾敬之如神明，信之如師保，能明此書，他書雖不治可也。」樞嘗被召入元都，以其雪齋居先生，命守者館之。先生拒不受。庭有果熟爛墮地，童子過之，亦不睨視而去。其家人化之如此。獨處蘇門山，慨然以道爲己任。凡

喪葬、祭、嫁、娶，必徵諸禮，以倡其鄉人。學者寢盛，家貧躬耕，遇歉歲，食糠覈菜茹，處之泰然。誦之聲聞戶外，財有餘，以分諸族人及諸生之貧者。人有所遺，不義弗受也。元世祖王秦中，召爲京兆提學。秦人新脫於兵，欲學無師，聞先生來，莫不喜相率就學。郡縣皆建學校，民大化之。世祖南征，乃還懷。中統元年，世祖卽位，召至京師。時王文統以言利進爲平章政事，先生與樞輩入侍，言治亂休戚必以義爲本。文統患之，乃奏以樞爲太子太師，默爲太子太傅，陽爲尊用，實遠之。默以屢攻文統不中，欲因東宮以避禍。與樞拜命，將入謝。先生曰：「如此是不安於義也。」且禮師傳與太子位東西相向，師傳坐，太子乃坐。公等度能復此乎？不能，則師道自我廢也。樞以爲然，乃相與懷制立殿下，五辭乃免。改命國子監祭酒，未幾，謝病歸。至元二年，帝以安童爲右丞相，欲先生輔之。復召至京師，命議事中書省。先生上疏凡數萬言，一立國規模，二中書大要，三爲君難以踐言去邪，得民心順天道爲目，以修德任賢愛民爲要，四農桑學校，五慎微。世祖深嘉納之。阿合馬爲中書平章事，領尙書省六部事，勢傾朝野。先生每與之議，必正言不少屈。其子又有僉樞密院之命。先生獨執議曰：「國家事權、兵、民、財三者而已。今父典民與財，子又典兵，不可。」帝曰：「卿慮其反耶？」對曰：「彼雖不反，此反道也。」阿合馬深銜之。俄除左丞，從上幸上京，論阿合馬專權罔上若干事，不報。因謝病，請解機務。帝惻然，召其子師可，諭旨且舉自代者。先生奏用人、天子大柄，臣子汎論其賢否則可。若授以位，當斷自宸衷，不可使臣下有市恩之漸。八年，以爲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上爲擇蒙古弟子俾教之。先生聞命喜曰：「此吾事也。」國人子太樸未散，視聽專一。若置之善類中，涵養數年，

將必爲國用。乃請徵其弟子王梓、劉季偉、韓永思、耶律有尙、呂端善、姚燧、高凝、白棟、蘇郁、姚燾、孫安、劉安中十二人爲伴讀。詔乘驛來京師。分處各齋。以爲齋長。時所選子弟皆幼穉。先生待之如成人。愛之如己子。其爲教。因覺以明善。因明以開蔽。相其動靜而張弛之。慎之萌蘖而防範之。課誦少暇。卽習禮。或習書算。少者則習拜跪揖讓進退應對。或射。或投壺。負者罰以說書誦讀。有未領解。則引證設譬。必通曉而後已。嘗曰。教人與人反。用人當用其所長。教人當教其所短。爲教諄煦懇至。從學者日改月化而不自知。十年。權臣屢毀漢法。諸生廩食不繼。先生請還懷。是年兵下襄陽。召先生議。持爲不可。其辭甚祕。丙戌。先生得告南歸。十五年。以金大明歷氣朔漸差。命先生與王恂、郭守敬等更造新歷。以集賢大學士領太史院事。十七年。歷成。奏之。賜名授時歷。六月。以疾請還懷。皇太子真金請於帝。以子師可爲懷孟路總管。以其祿養之。先生卽歸絕人事。居山中課耕。尋病革。家人方祀祖。先生曰。吾一日未死。寧不有事於祖考。扶而起。奠獻如儀。旣徹。家人餽怡怡如也。已而卒。年七十三。懷人無貴賤少長。皆哭於門。四方學士聞訃。皆聚哭。有數千里來祭墓下者。先生善於教人。其言煦煦。雖與童子語。惟恐傷之。故所至無貴賤賢不肖皆樂從之。隨其才昏明大小。皆有所得。可以爲世用。丞相安童一見先生。語同列曰。若輩自謂與彼不相上下。蓋十百與千萬也。翰林學士王磐氣蓋一世。少許可。獨見先生曰。先生神明也。歿諡文正。封魏國公。皇慶二年。詔從祀。

薛敬軒先生傳

先生名瑄，字德溫，山西河津人。父貞，洪武初中鄉舉。除玉田教諭。母齊氏一夕夢紫衣峨冠人謁見，已而生先生於學舍。肌膚如晶，洞見五內。七歲，端重如成人。讀書過目成誦。年十一，能詩賦。見周程張朱書，歎曰：「此聖道正脈也。」遂焚所作，覃思力行，言動必質諸書。有一不合，終夜反側。十七，教諭公再改鄆陵。先生補鄆陵學生，應河南鄉試，舉第一。明年登進士。宣德三年，擢廣東道御史。三楊欲一識其面，令人要之。辭曰：「某忝糾劾之任，無相識之理。」一日於班行中識之，曰：「薛公見且不得，可得而屈乎？」正統改元，陞山東僉事提學。先生首以朱子白鹿洞規開示學者。按臨所至，必先考察躬行，後及藝文。諸生稱薛夫子。太監王振與先生爲同鄉，問三楊曰：「三晉之中，無爲卿者。」三楊以先生薦，遂得召爲大理少卿。先生不謝，議事東閣。下諸卿皆拜。先生獨立，振心銜之。頃之，振從子山通百戶安妾安死，欲納之。安妻不與。山教妾告妻，魘魅夫死。妻下吏自誣服。先生辨其冤，三覆三反。都御史王文承振風旨，嗾諫官以受賄劾先生。下錦衣獄。先生怡然曰：「死生命也，辨冤獲咎，死何愧焉！」讀周易不輟。至覆奏臨刑，先生神色自若。會振一老僕哭於爨下，振問故。答曰：「聞薛夫子將刑耳，振爲感動，遂得不死。家居七年，雖隣里罕見其面。來學者日衆。先生令從事小學，以及大學教，不躡等而收功，則歸一原。十四年起爲大理寺丞。時敵騎薄都城，先生分守北門。都帥欲避其鋒，先生曰：「敵縣軍深入，勢必不久。將夜遁，已而果然。」貴州苗叛，命將征之。以先生督餉。先生贊都帥爲檄諭以禍福。諸苗悉平。景泰初，陞南京大理寺卿。有富豪殘民命當死，獄久不決。或貸之，先生曰：「如死者何？」竟置之法。太監金英奉差歸，公卿送之郭外。先生弗往。英至京，言於衆曰：「南京好官惟薛

公耳。未幾復召至京師。爲大理寺卿。時年歲七十。乞致仕。不允。草場災。欲誅典守者。先生力辨。乃免。蘇松有饑。民貸富人粟。不得。火其屋。竄海中。王文奉命往按。籍五百餘家。坐以謀反。衆莫敢言。先生抗章力辨。止誅其魁首數人。文大恨。曰。薛某倔強猶昔。天順元年。裕陵復位。素聞先生學行。轉禮部侍郎。兼翰林學士。一日。召入便殿。上方燕服。先生至。俟易服。乃入。所言皆正心誠意之要。左右望見。曰。此薛夫子也。時有於迎復之功者。先生曰。凡事取必於智謀。不循天理者。非聖賢之學也。上初接見。禮遇甚優。後連日不召。會遣使往西番徵獅。先生諫。不聽。時曹吉祥、石亨等竊弄威權。先生曰。醴酒不設。可以行矣。遂稱疾辭歸。行至直沽。風雨大作。日中不得食。吟詠自若。子惇慍見。先生奮杖擊之。曰。我雖困道。則亨也。閉戶家居。從學者益衆。先生惓惓以復性爲教。曰。此程、朱、喫要爲人處。又曰。學者讀書窮理。須有實見。然後驗於身心。體而行之。不然。無異買櫝還珠也。所著有讀書錄。又有讀書續錄。言自朱子後。性理已明。不必多著書。平日奏疏。皆削其稿。一夕。檢閱東置架上。爲詩曰。七十六年無一事。此心惟覺性天通。忽遭疾。白氣冲天而上。是日卒。訃聞。贈禮部尙書。諡文清。隆慶六年。從祀孔子廟庭。

胡敬齋先生傳

先生名居仁。字叔心。江西餘干人。幼端懿。有大志。不苟言動。長從吳康齋講學。已而辭歸。閉戶自修。惟以程、朱爲師法。而聞見日異。迺出於康齋所傳之外。其學以主忠信爲本。以求放心爲要。而成始成終。皆收功於一敬字。故名其齋曰敬齋。處家庭如廟堂。對妻子如賓客。端莊凝重。篤學力行。日立課程。書言動以

自考。謂日用工夫最怕做得不真。又怕閒斷。未窮理時。當主敬以立其本。既窮得理。須敬以守之。性孝友。執親喪。水漿不入口。哭踊絕而復蘇。王年不入私室。事兄恭。凡歸必迎於門。有疾。手自調藥。篤宗族。訓誨子弟不倦。家人化之。從游者日衆。先生語學。每曰。學不爲己。根本已失。雖有顏孟聰明。亦不濟事。語治。每曰。以真心行仁義。是王道也。惟王道能使萬物各得其所。淮王聞其賢。待以賓師之禮。提學使者李君齡。請居白鹿書院。先生爲立學規。一曰。正趨向以立其志。二曰。主誠敬以存其心。三曰。博窮事理以盡致知之方。四曰。審察幾微以爲應事之要。五曰。克治力行以盡成己之道。六曰。推己及物以廣成物之功。又云。凡入堂者。必以聖賢之學爲宗。毋習虛誕之文。以干利祿。毋作草率之詩。以取時好。各置日錄簿一冊。書所習之業。所行之事。於上。稽察而激勵之。深衣巾履。終日儼然。談論寬和。疊疊不倦。謂堯舜之道不外孝弟。孔子之道不外忠恕。其爲教。必始於卑近。以漸進於高遠。不爲空虛幽渺之談。時陳白沙有大名。海內翕然宗之。先生獨詆其爲禪。論陸象山學問。有淩虛駕空之意。其爲異學可知。予謂先生之學。有出於康齋所傳之外者。不於此可徵乎。有明正學薛胡。在伯仲閒。卽羅整庵亦不能及。其餘可勿論矣。所著有居業錄。傳於世。年五十二卒。萬歷十二年。從祀孔廟。

嵇留山先生傳

先生姓嵇。諱永仁。字留山。別號抱犢山農。先世常熟人。父諱廷用。明季官中書舍人。僑居白下。先生少游無錫。樂其山水。因奉中書君卜居焉。就學吳郡。補博士弟子員。性孝友。侍中書君能以色養。學期有用。凡

天文象緯兵刑禮樂河渠荒政罔不條分縷析爲詩古文詞皆發於至性揮毫振紙數千言屢試不售。會范忠正公開府於浙旋奉督閩之命延先生爲記室無錫令吳君伯成餞別賦詩多騷然語先生心動不欲往中書君促之行夫人楊氏攜幼子送至紅橋莊外淚涔涔下當是時朝議撤三藩雲南吳三桂最先反靖南郡王耿精忠鎮福州與粵藩尙之孝密約有三方鼎足之謀忠正公至閩先生悉心籌畫代范公草疏請撥協餉補錄旗兵安插逃弁廣興屯田爲陰雨綢繆計又謀巡視沿海爲名提輕兵駐上游以拊其背扼其吭使此謀得行則制人而不制於人斷如也而一時文武大吏及范公麾下士皆豫中賊餌號令格不行賊僞設宴召范公錮於密室隨下先生於獄迫脅萬端屹不動有同郡某附賊爲顯官製鮮衣遺先生先生怒裂而擲諸地獄禁楮墨然炭題詩於壁盤屈若龍蛇狀以發其忠肝義膽嶽嶠磊落之志閒與忠正公相閒輒相和爲變徵聲有林能任者亦義士往來探視得忠正公及先生詩皆默識而繕寫之故遺篇皆傳於世先生幽繫歷三載丙辰九月十七日范公遇害先生仰天揮涕曰所以不卽死者欲從公有爲也今已矣死耳死耳遂自經同時死者三人紹興王龍光松江沈天成瀋陽范承譜明年福建平督臣上其事給銀優卹僕程治以喪歸歲戊子忠正公子時崇撫廣東具疏爲先生等請贈官特贈修職郎國子監助教夫人楊氏先於壬午歲以節賜坊表閩子曾筠丙戌成進士官翰林今荷皇上特達之知榮擢兵部右侍郎巡撫河南顯榮褒大荷兩朝錫命報忠教孝之典於是乎備先生遺集則少司馬未第時徒步入閩購得之卽林能任所藏者林已前死丹心碧血神物護持先生亦烈矣哉

贊曰。忠正之節。偉矣。若留山先生。非有官守之責。心感國士之遇。困阨幽囚。至以身殉。彼夫佩金紫。列方面。專城數十。而望風投降。多嬰僞命。蹈戮辱而不悔者。視先生亦可以少愧哉。今讀其遺文。正氣噴礴。懷懷與日月爭光。嗚呼。若先生者。洵不死矣。

正誼堂文集卷之十二

墓誌銘

皇清誥授通議大夫總督河道兵部右侍郎諡恪勤陳公墓誌銘

故通議大夫、總督河道、提督軍務、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諡恪勤、陳公。於雍正元年正月朔有五日，以疾卒於武陟工所。遺疏入，上軫悼不已，賜詔云：「陳某潔己奉公，實心爲國，河決築修，積勞成疾，歿於工所。此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之臣，著該撫賜司庫銀二千兩以營喪事。」母曹氏，封一品夫人，以一品廕其子。諡曰恪勤。案狀公諱鵬年，字北溟，別號滄洲。其先江西廬陵人，八世祖恬庵公始遷長沙之湘潭。今爲湘潭人。公在妊，太夫人夢有大鳥之祥，遂生公。生有異質，四五歲，卽能背誦唐人詩。九歲，作蜻蜒賦，數千言，人驚異之。目爲神童。時避吳逆亂，公盡室竄深山中，數年，淹貫經史。亂定，出應試，輒冠其曹偶。康熙甲子，舉於鄉。辛未，成進士。丙子，授浙江衢州府西安縣知縣。公剛方有大節，不可干以私。蒞任之日，卽焚香告天，矢爲清白吏。又書清慎勤三字榜於室。蓋公筮仕初，早置險阻艱難於度外矣。西安當耿逆初定，戶口逃竄，田稅錯注，公招集流民，逋賦悉蠲之。民歸復業者數千戶。烈婦徐氏冤死十年，公廉得其兇人，實諸法。葬徐氏以禮，立石以旌其節。俗多溺女，公嚴禁之。賴公得生者，皆冠以陳姓。在西安四年，聲績

大著制府再薦。皆格於部議。不行。庚辰。效力河工。逾年。題補天津同知。引見。先帝稔知公清廉。特命宰淮安之山陽。公抵任。黜羨耗。繩胥吏以法。舞文焚臧者畏而歸農半焉。關吏亦守法。不敢於常稅外取一錢。旋奉旨特陞海州知州。公治海一。如令山陽時。民以官清民安。榜其門。癸未。先帝南巡。憫山東游饑。發帑賑濟。命公與余董其役。回鑾。公接駕於濟寧之康莊。開召入御舟。顧問公家世。讀何書。師何人。試詩。稱旨。賜御書一幅。旋陞授江寧府知府。江寧俗習豪侈。不遵禮教。婦女多被服游觀。公入境。卽嚴禁之。風俗漸革。是時公廉正之聲動天下。松江富民某捕盜。卒心利其貲。嗾盜誣之。蠶擁入室。至窘逼女婦自經。死。事發。將援赦以脫。公曰。賊吏無赦。況誣盜劫殺乎。根繩其黨五人。置之死。其會審蘇郡命案。事緣鬪毆。死。主者已坐以謀故。公出其死罪。上之部。駁再三。卒不能奪。竟得宥。常郡守與諸生訟。文致十餘人於死。公承勘。盡平反之。其決獄明斷。仁恕類如此。會東南公務需費。當事欲私增戶租。公以去就爭。由是忌者必欲去公。乙酉。先帝再幸江浙。督撫命修金山馬頭三限一夜竣。欲藉供億。不辦。以困公。而民皆踴躍趨赴。毀其所居室以濟。越三鼓而工已就。先帝臨視。奇其才。未幾。因江南河隄事陷。吏議幽於會城。民至痛哭罷市。持薪米相餉。遺者壅衢巷。獄成。衆莫知其故。及詔下。從寬免死。始知忌者直欲殺公也。旋奉旨。陳某著來京纂修。公入館年餘。每書成進覽。未嘗不稱善。戊子冬。命出知蘇州府。蘇大饑。且疫死者相枕藉。公視事畢。卽操舟徧歷村墟。詢疾苦。設法賑濟。生活者幾千餘人。前守事多叢脞。未結案件若山積。不一月。剗斷無遺。囹圄爲空。逾年。蘇郡大治。庚寅。奉特旨護理布政司印務。忌者復恐公大用。掇拾無所得。藉承審

遲延。與前河牘案羅織成獄。蘇民呼冤者數萬人。更烈於公在江寧時。會先帝聖壽六十覃恩。再被滿灌。謝恩。蒙召對。命充武英殿纂修總裁官。丁酉。署霸昌道事。又監修密雲城工。十月。公迎駕密雲。侍行二十餘里。先帝詳詢歷任事。而於河工尤悉。公自庚辰簡用河干。於土壤剛柔。水勢曲迅。防塞引洩之法。靡不熟講預籌。故奏對稱旨。辛丑。命公查勘河務。其秋。河決河南武陟縣之馬營口。汎濫山東張秋。直隸長垣等處。先帝爲之盱食。遣河臣與撫臣協同捍禦。公具摺奏於上。流對岸廣武山下開引。河以殺其勢。仍乞速發帑金。著內大臣督理。會先帝已遣重臣授方略。適公奏入。天顏喜甚。語九卿云。陳某所奏事宜。與朕若合符節。十月。河臣趙世顯陛見。卽命公署理總督河道事。歲暮。公抵任清江。春正月。馬營堤工冰積水溢。兼以地勢低窪。舊口復決。公兼程奔赴。具摺奏於王家溝老黃河故道開挖引河。使大溜趨南。庶可修築。功未成。尋以南工伏汛將發。奉旨回清江調度。會漕運總督施公世綸卒。又命公攝其政。以一身兼兩任。雖經營盡瘁。亦必有難周者。時漕流淺澀。僱募民船。舟子數千人。食用不給。羣聚號呼。勢若鼎沸。公立發河庫銀六萬兩散之。事行。然後上聞。先帝歎爲有膽識。仲秋。還武陟。爲文以告河伯。河水忽縮減尋丈。再奏請開官莊峪引河一道。奉旨依議。由是晝夜河上。往來盲風。霪雨。嚴霜。積雪中。食飲俱廢。而南工文移郵傳飛至者。日數十百道。五官竝用。丙夜不休。公自是遂病矣。當公之初至也。秦家廠南壩尾已開。未及合。而北壩尾復潰。公力疾經畫。至十月。而南壩尾合。乃專心北岸。詎料北壩尾百方修補。幾合旋開。人力不能爭。於是勞瘁轉甚。寢以不支。忽聞先皇帝升遐。公摧傷痛絕。逾夕乃甦。匍匐望闕。長號曰。臣蔡次

蒙聖上不殺之恩。龍髯可攀。臣願以魂魄隨侍。擗踊三日不絕。氣奄奄僅存。猶力疾辦事。至十二月。北塲尾猶未塞。公再爲文投河。自誓以死。衆皆銜淚趨工。歲終。北塲尾乃以合龍奏。計公之殫精竭力。兩年於茲。心維口畫。奔走勞勩。其誠真足泣金石而感鬼神。故得天人之助。以告成功。嗚呼。公可謂不負厥職矣。今上踐阼。遣使慰勞。特旨實授總督河道。公疏謝。兼以病篤告。上備問情形。賜以先帝御物。曰。如對先帝也。又遣御史馬爾赤哈往視疾。於癸卯正月初五日。漏下四鼓。命具湯沐畢。北面口授遺表。寅刻。齋賜物者至。公猶扶掖拜謝。復占奏摺附上。遂端坐而逝。享年六十有一。公身長七尺。美髯。目光如電。聲若洪鐘。燕居衣冠必肅。言笑不苟。人望而畏之。接見則藹然春陽。胸無畦畛。喜怒不形於色。當機鎮靜。危疑患難中。神氣愈閒整。發覆鉤情。洞見毫髮。故所至政績咸卓。卓可紀。江左士民祀公於海忠介公祠。公爲人雖不必與忠介相似。要皆閒世特出之傑云。公忠孝根於至性。父喪。廬墓三年。終身遇先人忌辰。竟日含悲。不御酒肉。臨終。拳拳以受先皇帝與皇帝厚恩不得報。太夫人年八旬不得終侍。以爲恨。他無一語。生平嗜讀書。頗困疾苦。未嘗釋手。百家諸子。靡不窺究。而於詩尤篤好。自言年四十後。天機所發。自然成韻。視沈約之拘於八聲五病者。異矣。書法師顏魯公。而草書特妙。求書者接踵。片簡行字。實若珪璧。就逮京口時。甫開釋。卽縱游北固。金焦。焦山有陶隱居。瘞鶴銘投江水中。值霜降水落。出其銘。置山麓。覆以亭。作瘞鶴銘考以紀其事。倉皇跋篋中。猶瀟灑澹宕不失其度如此。所著書有滄洲文集八卷。古今體詩五十卷。喝月詞一卷。自訂年譜一卷。歷仕政略。河工條約。各一卷。藏於家。其奉敕纂修四朝全詩。方輿全書。

月令輯要、物類輯、古略、韻府拾遺、分類字錦若干卷，皆藏內府。曾王父諱某，王父明經公諱金臺，文章學問爲三楚人士冠，無子。以弟之子太學公諱式穀嗣。卽公考。以公貴，贈中憲大夫、元配石氏，繼配謝氏，俱封恭人。男七：戊戌四月，樹萱奉旨召入都，引見於澹寧居，著內大臣考試詩文，俱蒙優獎，命充武英殿分修官。長樹芝蔭生，候補員外。次卽樹萱，三樹葵，出後公弟南泉。郡諸生四樹蓍，郡諸生五樹萊，六樹繁，七樹萃，女七。長適太學生唐承愷，次適副貢生張璠，三適歲貢生趙景曾，四適候選通判王璉，五適諸生曾績，六許字吳翼民，七許字宋鑰。孫男二：本乾、本坤，孫女二：卜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公於某山之原，以□□
□附銘曰：

凡爲臣子，忠孝兢矢。及觀所爲，多足羞鄙。所以者何？貪生懼死，使己斯趨，不利斯徙，矯矯陳公，守道若命，奔義如風，不移不悔，不有其躬，履危秉正，捐軀效忠，行政踴躍，不爲嘆咻，課彼農桑，範及士女，奢毀忿銷，局投衣褚，厲以雷霆，濡以膏雨，蠲逋清暘，鴻返其鄉，除耗祛羨，鼠去其倉，關絕豺虎，銜殲蝱蝗，狴犴空闊，狐域潛藏，公直如筆，焉不三黜，迭遭媒孽，再陷請室，萬口悲號，天地震栗，聖祖神明，照心如日，公徂於河，瓠子悲歌，分流殺怒，以奠洪波，晦明風雨，我勞如何，功奏圭錫，命殞沈疴，公之行己，廉謹直清，廉不絕俗，清非賈名，安詳審密，中正和平，公之銘座，卽公至評，遭讒被謗，先皇曲亮，嘉歎忠勤，逢我今上，二聖如天，知深論當，萬年泥香，九死何悵，精意祈天，天每霽顏，投文河伯，怒浪爲恬，億萬士民，感德潺湲，祠廟碑版，長鎮河山，冰雪爲質，清風難耦，湛湛流水，共鑑妍醜，證明公行，使之不朽，詠詩銘墓，以志永久。

蔡恭靖先生墓誌銘

國爲紫陽過化地。至今風流未泯。人文之盛。媲美吳越。而理學淵源。尤莫盛於漳浦一邑。余於康熙丁亥。奉命撫閩。建立鼇峯書院。延攬名儒。講求程朱之學。有羅源蔡學博訓士有方。日進諸生。教以修身勵行之旨。不專器人於語言文字閒。余心異之。聘爲多士師。其長君世遠。時以孝廉侍行。因共纂修先儒遺書。予於先生父子。相契不有最深者乎。未幾。世遠捷南宮。還庶常。余復調撫江蘇。仍委先生綜理書院事。以率育人材。俾有成就。逾年。以年老解綬。世遠亦乞假歸省。歲辛卯之冬。世遠忽以先生之訃至。余不勝哀慟。有文獻零落之歎。世遠以狀來。請曰。願乞一言。以誌不朽。余誼不可辭。謹按行狀。先生諱璧。字君弘。號武湖。閩漳浦人也。始祖蒙齋公。宋理學名儒。自是科第不絕。蔚爲漳郡冠。高祖諱大壯。領嘉靖己酉鄉薦。曾祖諱宗禹。萬歷辛丑進士。官比部。嘉言懿行。載道南原委中。祖諱一橙。萬歷丙午舉人。案贈文林郎。子三。長而烜。順治戊戌進士。仲而煥。順治壬辰進士。季而煜。郡庠生。以碩德重望爲鄉祭酒。先生之父也。先生幼有異質。九歲能屬文。二十二補博士弟子員。二十五選貢入成均。時崑山徐相國爲大司成。先生兩試皆第一。聲震一時。會耿逆變作。留滯都門五年。不得歸。一時賢豪皆與之交。聞見由是益廣。顧時時念二親不置。或勸之仕。先生曰。古人一日養不以三公換。吾雖忝亦不能奉親。何仕爲。丁巳亂定歸里。時二親避亂於梁山之麓。先生竭力承志。而益肆力於六經子史。四方來學者。莫不以河汾龍門擬之。二親既歿。喪葬如禮。丙戌授羅源縣學博。先生慨然曰。天下治亂在人才。人才盛衰由學校。比來士習驕矜。爲廣

文者師道不立。第省試文藝可否。甚者徒博贊餽以自利。而於長善救失之意微矣。先生至羅。盡革其陋習。一意崇禮讓。重廉節。而躬行以率之。士莫不觀感興起。諸學使按部見士之進止有度。文義斐然。亟下檄褒先生。余入閩。廉知先生名。使主書院事。人慶得師。先生之學。惟則古稱先。不爲勦竊之言。表暴之行。而人信服之。蓋以德勝也。先生家素貧。書院月餼無幾。余屢欲有所贈。恐傷其廉。輒止。欲循例疏薦於朝。以衰病辭。先生之介潔恬淡。殆有不可及者。比余徙江蘇。時先生暫假省墓。余臨行。亟以書促駕。先生惠然來省。整頓師席如初。庚寅秋。世遠得假歸省。始奉先生歸里。越一年。先生竟以疾終於家之正寢。先生生於順治戊子二月初一日丑時。卒於康熙辛卯七月初一日亥時。享年六十有四。門弟子私謚曰恭靖先生。娶陳氏。柔順有賢德。歸方期年。早卒。繼室吳氏。生三子。長世遠。字聞之。己丑進士。翰林院庶吉士。娶劉氏。次鳴珂。邑庠生。娶王氏。次可遠。邑庠生。娶黃氏。女二人。長適貢生朱永泰。次配林必藩。孫四人。女孫三人。先生天性孝友。清介絕俗。與人交則和平坦易。藹然可親。生平教人。總以篤於倫理。嚴於義利。爲諄諄。讀書限以工程。曰。學貴有序。無序者。雖務多無益也。又曰。見古人之行事立言。而反求諸己。其流於不肖者。鮮矣。其論說事理。指陳得失。皆可見之施行。惜其事業不見於世。然其潛德隱行。惟夜光之璧。差可比擬乎。其沒也。安溪李相國以文唁之。曰。人倫必有師表。鄉國必有典型。先生之存也。或稱之爲胡安定。或擬之於黃叔度。或品目之爲李元禮。郭林宗。名不虛立。信夫。余撫閩三載。得先生互相討論。自至江蘇。寤寐不忘。乃今不得復見。悲哉。世遠等既得吉兆於某原。將於月日葬先生。原配陳孺人。附焉。因略舉其

概而爲之銘曰。先生之名。不必顯於時。而可述之後世。先生之學。不必售於己。而可傳之來裔。此非儒術緣飾者之所能爲。惟其真修實踐。故能如是。默與道契也。梁山之高。實爲邦望。鹿溪之派。其流泱泱。於此遯形。與天地長。與日月光。千秋而後。視此蓋藏。

貞節解母張安人墓表

余撫江南時。頗以忠孝廉節風厲境內。凡士大夫以及大家之女子。下至匹夫匹婦。其事有動關至性。足以植倫紀。扶世教者。皆欲表而出之。杜少陵詩云。新松恨不長千尺。惡竹應須斬萬竿。是予之志也。夫是予之志也。夫甲午歲。蒙恩還朝。山陽縣令解君以敬。走京師。謁選部曹。持其母張安人褒節錄示余。按錄。安人江西永豐人。明經維垣其父。進士元銳其弟也。世稱永豐望族。安人幼而淑慧。明經授以孝經。內則大義。卽能了了。年十八。歸贈公。心翼壯以婉。惠以順。居七載。明經北行。贈公舟而祖之江。溺焉。安人走哭。欲躍入江中。明經急掖之。諭曰。汝完汝節。固宜。但如頽齡弱息。何時贈公。父母皆篤老子。以壯甫二齡。以敬方乳哺也。安人感悟。強自寬。上奉舅姑。下撫兩孤兒。自年二十五。至六十。其節久而彌堅。以莊列士林。以敬舉於鄉。皆其教訓之功。康熙三十八年。士民具狀上之當事。當事咨部。奏聞於朝。詔建坊於廬門。又十餘年。安人始卒。二子奉其柩。葬於某所。而繫牲之石已磨。以敬。匄予文以表之。嗚呼。夫婦爲人倫之首。天作之合也。使皆失從一之義。乾坤於是毀矣。儒者之論。謂先王之時。有師傅。保姆。詩書。圖史。以訓導之。故婦女多士君子之行。至於後世。禮教蕩然無存。求風化如二南所詠。往往而鮮。此說固然。而後世之爲。

夫婦者。豈因禮教不興。遂盡失其本心乎。吾觀三代以下。婦人不幸喪其所天。或自經。或投河。或刎頸。載於史冊。彰彰可考。此義固始終天地無前後也。然臨大節。有難有易。爲公孫杵臼易。爲程嬰難。何者。感慨激烈之氣。雖發於至性。所不容已。而一瞑不視。究不足爲人所倚賴。若安人之艱難困苦。無不備嘗。婦代子職。母兼父道。歷數十年如一日。以奠麗其先人。光大其後嗣。不尤難能而可貴哉。世有儼然士夫乎。日講明義理。卒然遭人倫之難。而改節易行者。何可勝道。吾表安人之節。以勸天下之爲人婦。並以勵天下之爲人臣子者。

祭文

祭倪鬱洲夫子文

嗚呼。夫子逝矣。夫子之蒞吾儀也。不及兩載。夫子之去吾儀也。已閱十三年。其執經問業如某輩者。無日不願見夫子。顧其閒有得再見者。有終未得一見者。今已矣。夫子逝矣。死生離合之際。雖有天焉。能不悲哉。夫子方在儀時。孜孜以振興文教爲務。政治之暇。以文事請者。未嘗不忻相接也。一時人思自勵。誦讀之聲相聞。莫非夫子教誨之力。夫何名高物畏。才大忌起。竟解組去。然猶思調補密邇。可以繼見。不謂定南一任。隔數千里。旣而復調筑陽。以爲境接豫壤。天假之便也。方期負笈往見。而今年四月。得世兄寓滬生書。言夫子病且甚。夫天福善人。雖病。可勿藥。及七月。訃至。溘焉逝者。卽此時也。天乎。天乎。何奪我夫子。

之速耶。夫以夫子之德行、人品、學問、文章，顧使之困頓簿書間，天之顛倒，亦已甚矣。乃復不假以年壽，甲子一周而猶歎其二。天乎，天乎，何奪我夫子之速耶。夫子歷仕三邑，而定南爲暫，吾儀較久，筑陽較又久，吾不知數千里之定南，聞夫子之逝，悲當若何。又不知千里之筑陽，見夫子之逝，悲且若何。而吾邑編氓追慕痛悼，受業諸子疾首號泣者，殆不知其所極也。嗚呼，知己之感，今古同慨。爲諸子者，或幸而有成，或企焉而尙未有成，皆欲奉教夫子，而今已矣。永不見我夫子矣。狀中載董庶常之哭杜青公者，有曰：「當三發鵬舉之矢，擗碎伯雅之琴。」今之所感，正昔之所云也。能不悲哉！能不悲哉！神而有靈，尙其鑒請。

祭冉永光文

嗚呼痛哉！先生竟棄予而長逝也耶。憶昔先生倡教嵩陽，表章正學，四方同志，聞風響應。余心竊嚮慕，思一親炙休光，而未之逮。既而先生蜚聲翰苑，余適備員中垣，因得晨夕過從，與聞緒論，乃知先生之學，非幽杳恍惚，支離旁雜之說，顧當都門，慮遠心志紛雜，以不獲窮極其精蘊爲憾。未幾，先生給假旋里，余以讀禮居家，因構請見書院，延先生主教事。時及門受業者百有餘人，先生勤於講貫，指授要歸。一時學者多所感興，余亦不失所親，爲之勉勉而不能已。先生作人之功，於斯爲大，而余之受益於先生者，於斯亦彌深矣。自是以還，天南地北，出處殊轍，先生應召入館，不久旋歸，高臥林泉，閉門埽迹。余以碌碌之材，倖邀聖恩，竭蹶奉職，不敢言歸。與先生不相見者幾二十載，而舊時學殖亦日就荒落矣。然猶賴先生之教，頗識義利之辨，明於邪正之分，是以數被摧折而志不回，屢遭困阨而信逾堅，不至嗒然自喪，以處於汙

壤之地者。皆先生教誨之力也。歲丙申四月。先生壽介八旬。都門故交咸爲詩文稱賀。聞先生動履如故。強健猶昔。竊以爲此天之嘉惠來學。將使斯道之傳永無窮期也。孰意未及兩年。而哲人遽逝哉。嗚呼。世人奔馳於耳目口腹之欲。顛倒於利害榮辱之途。淺至錙銖。率若蟻鬪於穴中。生死而不自覺。而先生終身謀道。不以功名富貴累其心。真可謂存順沒寧而無遺憾矣乎。予今年老志荒。頹廢日甚。其尙能克自振拔。終無負所學。以無負先生之教也耶。聞先生之訃。痛徹心膂。南望長號。遙寄此辭。惟先生其憐而鑒之。尙陰有以輔予之志也夫。嗚呼痛哉。尙饗。

雜著

紫陽書院示書生

蓋聞爲政莫急於賢才。致治必先乎教化。昔日安定胡先生教授蘇湖。有經義齋。治事齋。其大要使人明體達用。出則爲乘時濟世之才。處則爲經明行修之士。故一時游其門者。皆知稽古愛民。迄今閱數百載。稱善教者。必推安定先生。近日士尙浮華。人鮮實學。朝夕揣摩。不過爲獵取科名計。於身心性命家。天下之大。茫乎概未有得。豈士風之不古若歟。抑所以教導者之不得其方也。恭逢聖天子崇尚實學。編輯朱子語類文集。可羽翼經傳者。定爲全書。詔刊布各學。諸生得以時肄業。興起教化。誠盛舉也。余才淺德涼。忝撫茲土。大懼隕越於下。不克成就人才。以負簡畀之重。爰設紫陽書院。俾有志之士。講求正學。今四

方向學者接踵而至。意亦轉移風化之一機歟。余維所以教導諸生者。不出經義治事二者之外。惜乎安定遺規僅存大略。其中節目不可盡考。今謹師其意而增益之。立爲課程八則。具列於左。願諸生遵守力行。潛修勿怠。

一、凡四子五經內聖外王之道備焉。朝廷所以特重明經之學者。非沾沾爲士子取科名計。惟欲漸摩陶冶於其中。則氣質自化。德性自堅。粹然爲一代名儒爾。今之四子五經。何人不讀。卻只視爲紙上陳言。於我都無干涉。大失爲學本旨。今與在院諸生約。每日早晨。先看四子五經各一二章。務必逐字逐句。於身心上體驗。久之。默會心解。豁然貫通。舉足動步。自然把握得定。從此深造有得。以馴致於聖賢之域。其有詞義深奧。未能理會者。卽行割記。以便質問。此爲學第一要功夫。

一、凡先儒諸書。所以繼道統。明絕業。有功世教不淺。每見今之學者。才高意廣。或肆意於詩文。或留心於象數。窮極心思。作爲無益。自成童以至白首。於吾學毫無所見。思之誠堪痛惜。間有高明之資。可以入道。又陽朱陰陸。誤入歧途。近世王學之害尤甚。希心頓悟。率天下而盡入於禪。其流禍曷有底止。余爲此懼。謹纂先儒語錄文集。不背於朱子者。得數十部。今盡發之書院。令諸生得以縱觀。向日已經講究者。睹此自然奮發。倘有蹈前所云。不妨盡棄舊學。一歸正路。久之。自然道心充長。否則日復一日。鋼蔽愈深。正如羅豫章先生所云。錯過一生者。良可懼也。

一、凡聖賢精義。講論始出。若以一人之見。搜討稽求。窮年累月。亦不能了了。所以獨學無友。昔人所深病。

今者英才聚集，正可互相諮訪。毋執己見，毋徇俗說。總以虛心質證爲主。雖在初學，亦可驟長一格。但恐羣居終日，漸開譁浪之風。不但妨功，亦長惡習。當於一六日，齊集明倫堂上會講。講畢，卽退歸各人坐臥處，細心研究，毋得彼此往還，浪廢時日。庶幾有益無損。

一、凡用世之道，學者所宜深究。昔范文正公做秀才時，便以天下爲己任。看他氣象是何等弘毅。今之學者，時藝之外，茫然無知。微倖一第，出宰民社。凡兵刑、錢穀、農桑、水利、民生、日用之務，可修可舉者，毫無定見，不得不聽命於奸胥猾吏。在我不能操其柄，則居官僅以守府耳。今諸生未第時，乘此餘閒，卽當留心世務，淹貫博通。務在有裨實用，可以坐言起行。則今日草茅所論，定卽異日之嘉謨碩畫也。事孰有切於此者？故爲爾諸生次及之。

一、凡三、八日，作時藝二篇。講義一篇。時藝代聖賢口氣，發明道理，期於達意而止。若理不足而專求諸辭，其弊也。支離繁縟，闐聲兢妍，爲纖爲難，爲鄙。倍左支右吾，罅漏百出。不幾於侮聖言乎？願爾諸生悉除諸弊，以先輩大家文爲式。余將採其尤者，刊刻流布，以樹風聲。至若講義，既不順聖賢口氣，尤易發明書理。諸生宜各抒心得，大暢欲言。專在羽翼經傳，不詭於道，則經學明而人心正矣。

一、學者之心思，日用則日出，不行劄記，必致遺忘。昔張子著正蒙時，隨處置筆硯一具，以便得意卽書。故日積月累，以成此千古不朽之業。諸生儻心有所觸，任其轉盼卽忘。究所得者何與於我？平日讀古人書，見今人事，蓄積饒多，見解自別。偶有餘功，或作經義錄數則，或作治事錄數則。務要明白顯快，發前

人所未及。錄就呈閱。余將驗爾諸生之實學焉。

一、凡晏游交際。不但有妨正業。亦且漸長浮夸。孔子所以有佚游晏樂之戒。孟子所以有一暴十寒之懼也。曷思大禹聖人。尙惜寸陰。吾輩中人。常惜分陰。儻日務馳逐。呼朋引類。數往還。勤問答。此不過驚名之徒而已。書院中。豈宜有此事。諸生自進院後。除月朔歸家省親外。不必出院。如有萬不得已之事。必欲親自料理者。諸生可親自登記於所置簿中。某日某人以何事他出。事畢卽進。庶乎入世之念淺。而入道之功深。亦卽大禹不廢寸陰之遺意也。

一、凡人之品望。由乎素養。偶有失足。物議隨之。殊可畏懼。學宮臥碑。首重干謁之訓。諸生讀之。亦觸目警心否。余豈豫料諸生之必出乎此。而不得不深慮者。正以薰蕕不同器。恐與匪類相遇。不便拒絕。聲名從此頓喪。後悔無及。子曰。毋友不如己者。又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取其益而棄其損。是在爾諸生矣。其毋怠。

以上數條。矗立綱紀。若夫立志、省身、居敬、窮理、應事、接物之道。累幅難書。余將漸次錄出。以示諸生。茲不暇細及。

紫陽書院讀書日程

人生一日不讀書。與讀書而無法程。雖勤惰不同。其爲失則均也。如農勤於耕。女勤於織。皆於三時晝夜之間。有一定之工程。而爲學獨不然乎。夫夜以繼日者。周公之勤也。不寢忘食者。尼父之敏也。分治事與

窮經者。蘇湖之教也。詩書濯其靈腑。史籍長其精神。文章抒其見識。又學者無窮之樂也。傭廢荒經。不學牆面。玩愒既久。歲月坐消。縱桑榆思奮。而義御已馳。匪惟余身之是憂。亦二三子之所羞也。今與諸生約。每日工課。大略有四。悉書於策。泊乎浹月。將考厥成焉。濬經史之精英。爲太平之黼黻。發程朱之祕鑰。成一代之碩儒。無怠無荒。毋爲耕夫織女之所竊笑。予有厚望矣。因條其目如左。

經書發明

經書爲義理之淵源。其至當不易者。固百慮同歸。至於隨人體驗。隨時觸發。意趣正自不窮。所謂一番提起一番新。不妨各家門前各爲景致耳。若拘文牽義。無所會心。則味同嚼蠟矣。此程子所歎。飯從脊梁過者是也。諸生每日看某經某書。自某處起。至某處止。必潛思玩索。身體力行。凡有所得。卽記於是日課程之內。

讀史論斷

讀史有真性。見古人可法可傳處。便欣然神往。恨不得與之同堂。見古人可憎可殺處。便怒目切齒。恨不得親唾其面。讀史有真識。當時事勢是如此。曰如此固當。當時事勢不如此。曰必如彼乃得。或設身處地。或略迹原心。異日眞人品。眞經濟。正從此中陶冶而出。若徒侈陸子之書廚。效義山之獺祭。自不免於程子玩物喪志之譏。今與諸生約。每日看史。自某處起。至某處止。有所發明論斷。悉書於後。

古今文

雕蟲小技。壯夫不爲。俳語優詞。修士所恥。若原本高厚。上引星辰。下濯江漢。斯足尙已。天人三策。東西二銘。以及佛骨表。原道諸篇。皆有關於世道人心者。至於制義一途。濬發自己之性靈。闡明聖賢之義蘊。且又廷獻之先資也。言之無文。行之不遠。可無務乎。每日所作古文。時文。其備記之。

雜著

文至於雜組小品。微乎微者也。一木。一卉。一事。一物。其義幾何。卮言日出。縱或精工。要亦與三年一葉同歸無用。乃若茂叔觀蓮之說。蔡公野渡之詩。人品懷抱。悉徵於是。何可廢也。況聞見稀奇。用垂紀載。曠懷高寄。隱寓篇章。亦學士胸中蓬蓬勃勃之不可遏者。諸生一日之中。如或遙情勝致。偶託詩歌。其裨於世教者。悉以誌。

